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諸子平議

(五)

俞樾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諸子平議

(五)

俞樾著

國學基本叢書

諸子平議卷二十三

呂氏春秋二

秦之陽華有始覽、

樾謹按高注曰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當以華陰之說爲是。陽華與華陰其實一地。皆從華山得名。主乎山而言之。則爲華山之陰。故縣名華陰。主乎地而言之。則華山當其陽。故數名陽華。漢書地理志大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陽華之名猶陽曲也。周禮之楊紆。爾雅之楊陔。並陽華之段音。至周禮以楊紆爲冀州藪。亦猶以潁洪爲荊州浸。波澆爲豫州浸。同屬傳寫之訛。郭璞注爾雅。謂在扶風汧縣西。則混於雍州之弦蒲。高誘注淮南子。謂在馮翊池陽。則混於周之焦護。並非也。說詳羣經平議。

南方曰巨風。

樾謹按李善注文選木元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引此並作凱風。今作巨者。疑豈之壞字也。禮記孔子閒居篇表記篇釋文。並曰凱本作豈。是豈凱古通用。豈風卽凱風也。豈字闕壞。止存下半。因譌爲巨耳。

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應同。

樾謹按水氣勝。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此十二字當爲衍文。乃淺人不察文理。以上文之例增入。而不知其不可通也。當呂氏箸此書時。秦猶未并天下。所謂尙黑者。果何代乎。呂氏之意。以爲周以火德王。至今七百有餘歲。則火氣之衰久矣。其中閒天已見水氣勝矣。但無人起而當之耳。故曰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言後之有天下者。又當以土德王也。今增入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二語。則與水氣至而不知文不相屬矣。厥後秦始皇有天下。推五德之運。以爲水德之始。此由其時不韋已死故也。若不韋猶在朝用事。則必以爲水數已備。秦得土德矣。

其室培濕聽言、

樾謹按淮南子齊俗篇鑿培而道之。高注曰。培。屋後牆也。此培字當從彼訓。其室培者。其室之牆也。濕讀爲墁。廣雅釋詁。墁。下也。其室培濕。謂其室牆卑下也。與下文其城郭廓。正同一律。若依本字讀之。則不可通矣。

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務本、

樾謹按持諫二字。義不可通。疑持祿之誤。持祿。言保其祿也。管子明法篇。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晏子春秋問篇。仕者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皆古書言持祿之證。

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論大、

樾謹按既足以王道。文義未足。呂氏原文當作既足以王通達矣。務大篇曰。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是其證也。荀子儒效篇。通達之屬。莫不從服。楊倞注曰。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也。荀子書屢言通達之屬。蓋古有此語。呂氏亦循用之耳。通與道字形相似。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漢書天文志作車道。是其形似易譌之證。此文通譌作道。又奪達字。以致文不成義。當據務大篇文訂正。

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天翟不周。

樾謹按高氏於天翟下注曰。皆獸名也。不周二字屬下句讀。注曰。不周山在翟。然下文云。山大則有虎豹熊蟻蛆。水大則有蛟龍鼉鼉鱧鮪。山大水大。文正相對。不得有不周二字也。且山亦多矣。何獨舉不周山乎。不周二字當屬上。自常祥以至不周。皆山水名也。雖不盡可考。然卽不周之爲山名。已可例其餘矣。若從高注以常祥之屬皆爲獸名。則與下文言山複矣。山者獸之窟穴。故舉獸類以明其大。若地之所有。固不獨獸矣。言地大而專舉獸類。非理也。高氏失其義。因失其讀。殆不可從。

人主有奮而好獨者。本味、

樾謹按奮猶矜也。奮而好獨者。矜而好獨也。荀子子道篇。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楊注曰。奮。振矜也。

故古書每以奮矜連文。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墨子所染篇曰：其友皆好矜奮。淮南說林篇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

湯曰：可對而爲乎。

樾謹按：對字衍文也。可而爲乎，猶曰：可以爲乎。本書多有此例。去私篇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可而卽可以也。此因涉下文對曰而誤衍對字耳。

甘而不噉。

樾謹按：噉者味之厚也。言甘而不失之過厚也。古或段噉爲之。文選七發：甘脆肥噉。注曰：噉厚之味也。是矣。說文無噉字。噉亦鹽之俗體。其訓爲腫血。非肥厚之義。然衣部：襪，衣厚貌。西部：醲，厚酒也。衣厚謂之襪，酒厚謂之醲。然則味厚謂之噉，正合六書之例。未可因說文所無而轉疑。見于呂氏書者爲譌字也。畢氏沉疑爲噉字之誤，非是。

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

樾謹按：此論果之美，而忽及馬之美，殊爲不倫。疑此當蒙上文所以致之爲句。馬之美三字，乃衍文也。當云：所以致之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蓋果之美者，皆不可以致遠。時日稍久，則味變矣。故必有青龍之匹，遺風之乘。然後可以致之也。後人不得其義，疑此二句言馬，與上文言果者不屬，因加馬之美三

字使自爲一類而不悟與本篇之旨全不相涉且上句所以致之四字亦無箸矣道者止彼在己

樾謹按止彼在己誼不可通止疑亡字之誤亡彼在己言不在彼而在己也古書每以亡與在相對荀子正論篇曰然則鬪與不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曰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堯問篇曰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淮南原道篇曰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和並其例也莊子田子方篇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與此文亡彼在己文法正同亡譌作止因失其旨矣

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首時

樾謹按見當作尋尋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爲見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卽其例也又按聖字疑衍文呂氏之意泛言人之得時若步與影之不可離非專言聖人也涉下文聖人之所貴唯時而誤衍聖字

民之讐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義賞

樾謹按性字衍文也上文云民之安之若性此云民之讐之若戎夷胡貉巴越之民雖句法參差而意本相準因涉上文而衍性字則戎夷胡貉巴越之民八字贅矣

賞重則民移之。

按謹按高注曰。移猶歸此。未得移字之義。禮記郊特牲篇。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曰。移之言羨也。是移有羨義。賞重則民移之。言賞重則民欣羨之也。玉篇。遷。移也。移之爲羨。猶遷之爲移矣。各一則不設。長攻。

樾謹按廣雅釋詁。設。合也。尙書盤庚中篇。各設中于乃心。隸釋載漢石經。設作翁。爾雅釋詁。翁。合也。是設與翁。文異義同。各一則不設者。言各一則不合也。高注以爲不設攻戰。則增出攻戰字矣。遇時雨。天地也。

樾謹按地字衍文。遇時雨天也。與上文遇湯武天也。遇桀紂天也。一律。正呂氏引喻之旨也。地與也形相似。因譌致衍耳。

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物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遇合。

樾謹按高注曰。不必生。謂終死。此解大誤。不必生者。謂不必生子也。古者婦人無子。則出。蓋恐其以無子見出。故令外藏衣物。以備之。而不知其適以盜竊見出也。高注大非其旨矣。淮南子汜論篇。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大旨與此略同。故嫖母執乎黃帝。

樾謹按高注曰黃帝說之然執無說義此注非也詩執競篇釋文引韓詩曰執服也執乎黃帝者服乎黃帝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婦服也以禮屈服也後漢書皇后紀注曰婦服也明其服事於人也皆可以解此文執字之義下文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方見黃帝說之之意若此文但言媼母服事黃帝未以黃帝言也

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

樾謹按客下涉下文而衍有字其下涉上文楚王怪其名句而衍名字句末狀字亦涉上文而衍呂氏原文本云客進句狀有惡句其言有惡句兩有字均讀爲又狀又惡其言又惡卽下文所謂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也因多衍字遂不可讀

一上一下以禾爲量必已

樾謹按以禾爲量殊爲無誼高氏引淮南繆稱篇禾三變之文以釋之亦曲說也禾當作和莊子山木篇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是其明證禾卽和之壞字

不衣芮溫

樾謹按高注曰芮絮也不解溫字殆卽以本字讀之非也溫讀爲緼禮記玉藻篇緼爲袍鄭注曰緼謂今纊及舊絮也是芮緼義同

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

樾謹按。吾不二字。衍文也。子不耕於東海。耕於西海也。此也。字讀爲邪。古字通用。言東海西海。非皆子所耕邪。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乎。淮南子人閒篇。作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其義更明。後人不達古書語意。臆加吾不二字。使與上句相對。而文義不可通矣。

紛紛分分。慎大覽。

樾謹按。高注曰。紛紛殺亂也。分分恐恨也。然則分分當作忿忿。老子五十六章。解其分。王弼注曰。除爭原也。顧歡本分作忿。卽其例矣。

若告我曠夏。盡如詩。

樾謹按。上文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是有韻之詞。卽所謂詩也。湯誓所稱。時日曷喪。子及女偕亡。亦是韻語。蓋當時民俗歌謠。有此言。故湯以爲盡如詩也。高注訓詩爲志。於義轉迂。

親郭如夏。

樾謹按。高注曰。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高氏此注。未得呂氏之意。蓋由正文錯誤耳。呂氏本文當作親夏如郭。言湯之親夏民。無異於郭民也。故下文卽繼之曰。此之謂至公。簡選篇曰。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彼言親殷如周。可知此當言親夏如郭矣。其文誤到。因失其義耳。

靖箕子之宮。

樾謹按靖讀爲旌。旌箕子之宮。與下句表商容之閭一律。靖從青聲。青從生聲。旌亦從生聲。故旌字段靖爲之。介立篇。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列子說符篇。文亦同。而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列子作爰精。目。然則旌爲靖。猶旌爲精矣。高注曰。清淨其宮以異之。非是。

士過者趨。車過者下。

樾謹按士過者趨。當作徒過者趨。徒與車相對成義。晏子春秋諫篇曰。載過者馳。步過者趨。文義正與此同。徒字或作辻。闕壞而止存土字。因誤爲士耳。

將斬岸堙谿以迎鐘。權勳。

樾謹按斬當爲鑿。說文金部。鑿。小鑿也。字亦作斬。文選海賦。壑陵巒而嶄鑿。注曰。鑿與嶄古字通。是鑿有鑿義。言岸之高者。則鑿鑿之也。若作斬岸。則無義矣。

弗聽。有頃諫之。

樾謹按頃字衍文也。弗聽有諫之。有當讀爲又。言又諫之也。後人不知有爲又之段字。故妄加頃字耳。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

樾謹按戰國燕策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然則所謂五國者。秦楚三晉。

也。高注謂燕秦韓魏趙大誤。燕是本國，不當更數。燕策又曰：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其語更明，可知五國之不數燕矣。

怱怱乎其心之堅固也。下賢、

樾謹按高氏訓怱怱爲明貌，然於下堅固義不相應，殆非也。怱怱當作勿勿。禮記禮器篇祭義篇鄭注並曰：勿勿猶勉勉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注同：勉勉之義，與堅固相應。今誤作怱怱者，因俗書怱字作忽，或省作勿，與勿字相似，因而致誤耳。

迷乎其志氣之遠也。

樾謹按迷當讀爲彌。古字通用。左傳彌子瑕，大戴禮保傅篇作迷子瑕，周官眠衽，七曰彌。鄭注曰：故書彌作迷，並其證也。哀二十五左傳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杜注曰：彌，遠也。文選西京賦：彌望廣豫。薛綜注同：彌乎其志氣之遠，義正相應。若作迷則不可通矣。

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報更、

樾謹按高氏讀堪爲淇，故曰：堪，樂也。然非呂氏意也。堪之言克也。字通作戡。爾雅釋詁：戡，克也。釋言：克，能也。然則堪士猶能士也。士之有能者，必不爲驕恣屈。故曰：不可以驕恣屈也。

其實人則甚不安之。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順說、

樾謹按則字衍文也。人字乃又字之誤。其實又甚不安。與上文其名又甚不榮相對之字屬下句之二者。猶言此二者與莊子之二蟲。文法相同。先識篇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慎勢篇曰之二臣者。甚相憎也。皆可爲證。

時不可必成。其人事則不廣。不廣。

樾謹按廣讀爲曠。古廣曠字通。荀子王霸篇。人主胡不廣焉。解蔽篇。則廣焉能弃之矣。楊注並曰。廣讀爲曠。列子湯問篇。不思高林廣澤。釋文曰。廣一本作曠。並其證也。無義篇曰。以義動則無曠事矣。高注曰。曠廢也。此文廣字。誼與彼同。言時不可必成。而人事則不可廢也。下文曰。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正見人事不曠之意。此篇卽以不廣名篇。蓋欲人以人事自盡。毋自曠廢也。高氏不知廣之爲曠。而釋之曰。廣博也。則此二句之義不可通。而於名篇之意亦失之矣。

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

樾謹按公子糾三字。涉上文而衍。高注曰。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則其所據本已衍。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貴因。

樾謹按此當作要期甲子之朝。而紂爲禽。高注曰。與諸侯要期以甲子之日。可證正文之本爲要期也。朝期二字形相似。又涉下文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而誤耳。其下文曰。武王與周公旦明日。

早要期則弗得也。亦以要期二字連文。

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

畢氏引梁仲子曰：淮南秦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語義正合。此文似有脫誤。

樾謹按：梁氏誤以道字爲行道之道，故疑有脫誤。其實非也。道者由也。道彌子瑕見釐夫人者，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文法正與此同。道導古通用。

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察今。

樾謹按：高注曰：虧，毀也。然如高注，則但當曰其時先王之法虧矣，不得曰其時已與也。虧當爲詭，聲之誤耳。左傳齊公子無虧，史記齊世家作無詭。漢書古今人表亦作無詭。是其證也。詭之言異也。文選西京賦：豈不詭哉。海賦：詭色殊音。注並曰：詭，異也。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詭矣。猶曰其時已與先王之法異矣。故其下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蓋先王之法，所以不可行者，非法之毀，乃時之異也。注以本字釋之，未得其旨。

而佞進今之世當之矣。

樾謹按：而佞進三字，衍文也。謹聽篇無當據刪。

若是而擊可大彊悔過、

樾謹按注云一作若是而弗擊不可大彊此蓋校者之詞誤入注文然作若是而弗擊不可較今本爲勝當從之惟大彊二字義不可通今按若是而弗擊不可先軫之言已止於此大彊二字屬下句當作大臣彊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彊請與不得已正相應上文先軫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若此文猶言臣請擊之則詞複矣今本卽涉上文而誤

都鄙有服樂成、

樾謹按說文又部段治也從又從日日事之制也然則服事之服字本作段今經典皆作服而段字廢矣日爲事之制故服亦爲制都鄙有服者都鄙有制也襄三年左傳杜注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則誤以爲車服之服此篇高注曰服法服也然都鄙有法服義不可通疑高氏原文曰服法也蓋服爲制故亦爲法淺人不知其義妄加服字耳

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

樾謹按聽無事治謂聽愚民之言必無事治也上文曰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遂弗用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卽其義也故又曰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高注殊未明了

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察微、

樾謹按以細觀化遠也。甚爲無義。高注曰。見其治知其終。故曰觀化遠也。亦曲說耳。觀下蓋脫大以近觀四字。化字當在遠字之下。而化上又脫通於二字。本作以細觀大以近觀遠通於化也。何以明之。淮南子齊俗篇載此事曰。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故知此文當作以細觀大以近觀遠。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曰。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此文有化字。故知當作通於化也。與淮南子字異而句法同。

郈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

樾謹按此當從左傳作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蓋爲金距更甚於介其雞。故季氏不勝而怒也。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

樾謹按歸讀爲壞。禮記緇衣篇私惠不歸德。鄭注曰。歸或爲懷。古懷壞同聲。字亦通用。襄十四年左傳。王室之不壞。服虔本壞作懷。是其證也。歸可爲懷。故亦可爲壞矣。

以魯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

樾謹按高氏於同惡下出注云。同惡昭公殆失其讀也。此當於三季絕句。言一季氏猶恐不勝。況於三季乎。同惡二字屬下。固相助爲句。同惡固相助。言同惡之人固相輔助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卽其義也。惡如字。

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去宥、

樾謹按高注曰。少主。惠王也。此說非是。據下文云。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然則惠王是時已老矣。非少主也。蓋因惠王年老。有漢景帝疑周亞夫非少主臣之意。故唐姑果以此言譖謝子耳。

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正名、

樾謹按上文云。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然則此文失其所以爲士。上無所承。且於義亦不應有疑。呂氏原本云。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今衍十二字。遂不可讀。

齊潛王周室之孟侯也。

樾謹按潛王二字。衍文也。齊周室之孟侯也。乃推始封之齊而言。若潛王時。周室衰微。儕於列國。久無此稱矣。下文曰。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皆承齊字而言。若此句是齊潛王。則下二句便不可通。高氏作注時。已衍潛王二字。故有山頭井底之譏。其實非也。

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審分覽、

樾謹按遲字衍文也。上云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此云分地則速。無所匿也。其文甚明。因涉上文而

衍遲字義不可通。高氏曲爲之說，非是。

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

樾謹按：奪當作奮，形似致誤也。奮猶矜也。說見前本味篇。奮其智能，謂矜其智能。今誤作奪，義不可通。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愧。

樾謹按：舊校云：過一作遇。此當以作遇者爲是。遇與愚古通用。詩巧言篇：遇犬獲之。釋文曰：遇世讀作愚。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曰：愚本作遇。並其證也。愚字與上句智字正相對。玉篇：愧，惑也。然則遇愧猶愚惑也。說以智通而實以愚愧，與下文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諸句一律。下兩字與上兩字，義皆相反。因借遇爲愚，又誤遇爲過，而其義始晦矣。

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

樾謹按：莫人當爲真人，字之誤也。隸書真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故往往致誤。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真粘，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真，路史疏仡紀曰：大真或作大莫，並其證也。真人不能全，乃備能也。蓋卽堯舜不偏物之意。高注不知莫字之誤，曲爲之說，大謬。

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君守。

樾謹按曰。乃昇字之誤。昇字闕壞。止存上半之日。因誤爲日矣。下文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高注曰。說與昇天同。則其所據本正作故昇天無形。

故善爲君者無識。

樾謹按無識當爲無職。周官職方氏脩華嶽碑作識方氏。是職與識古通用。善爲君者無職。其次無事。無職與無事義相近。若作無識。失其義矣。下文云。人主好以已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然則善爲君者無職。正以此也。高氏不知識之當爲職。乃曰。物不可悉識。此曲說也。勿躬篇曰。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無不職者無不識也。此借識爲職。彼借職爲識。正可互證。

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自亡也。

樾謹按心字衍文。思慮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兩句一律。注云。思慮勞精神而亂於心。故自傷也。正以自傷二字連文。可知本無心字。因涉注文亂於心句而誤衍耳。差讀爲眊。淮南子原道篇曰。隅差智故。曲巧譌詐。此云智差。卽彼云偶眊智故也。故與思慮相對。注曰。差過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消亡。未得其義。

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也。

樾謹按此當作奮能自殃也。有處自狂也。與上句思慮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兩句正一律也。字秦刻石文作芑。其字古鐘鼎文或止作𠄎。兩形微似。因而致誤。

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任數。

樾謹按孔子佯爲不見之七字。當在上文選閒食熟之上。呂氏本文蓋云。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孔子佯爲不見之。選閒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今到其文。則義不可通。李善注文選君子行。因并刪此七字矣。

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勿躬。

樾謹按矜字義不可通。疑務字之誤。

不好淫學流說。知度。

樾謹按流說卽游說也。流游義得相通。漢書項籍傳。必居上游。注曰。游卽流也。韋元成傳。德盛而游廣。注曰。游亦流也。匡謬正俗曰。旂者旌旗之旂。訓與旒同。然則從旂從充之字。本得通用。荀子勸學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流魚卽游魚也。游說之爲流說。猶游魚之爲流魚矣。

蒙厚純樸。以事其上。

樾謹按蒙與厚同義。詩長發篇。爲下國駿龐。毛傳曰。龐。厚也。荀子榮辱篇。引作爲下國駿蒙。楊注曰。蒙

讀爲厯。厚也。此云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蒙亦當讀爲厯。厯厚爲一義。純樸爲一義。以不知爲道。以柰何爲實。知度。

樾謹按舊校云。實一作寶。與淮南主術篇合。當從之。高注曰。以不知爲貴。因循長養。不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柰何爲實也。實亦寶字之誤。惟正文但言柰何。而注文增出不可。恐非其旨。柰何卽如何也。昭十二年公羊傳注曰。如猶柰也。是柰與如同義。旣以不知爲道。則遇事必曰如何如何。故以如何爲寶也。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可證此義。下文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屬。引三聖人言。皆有若何二字。若何卽柰何也。以柰何爲寶之義。呂氏自申明之如此。足見高注之非。

諸子平議卷二十四

呂氏春秋三

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審應、

樾謹按上文云。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然則此文亦當云。待其功而後知其聖也。是市人之知舜也。聖舜二字。傳寫互易。

王射之。重言、

樾謹按高注曰。使王射不動不鳴何意也。是以王射之三字爲成公賈之言。殆非也。此三字當連下曰字爲句。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皆王射之之言。若如高注。則曰字上又當有王字矣。

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淫辭、

樾謹按紡與禪對。紡猶複也。紡字從方。方之本義爲兩舟相並。其字亦或作舫。衣之複者謂之紡。猶舟之並者謂之舫矣。故計其禪與紡。而因以爲得耳。

罪不善善者。故爲不畏。

樾謹按此本作罪不善善者故爲畏。故讀爲胡。墨子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一本故作胡。下文曰。胡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是上文故字。乃胡之段字。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並其證也。故爲畏。卽胡爲畏。言所罪者止是不善者。則善者胡爲畏也。後人不知故與胡通。而疑故爲畏三字。文不成義。遂臆加不字。失其旨矣。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論衡正作善者胡爲畏。以示諸民人。

樾謹按舊校云。民人一作良人。當從之。良人見序意篇。蓋當時有此名目。高彼注曰。君子也。非是。說見前。

豎子操蕉火而鉅。不風。

樾謹按蕉當作焦。求人篇。十日出而焦火不息。是其證也。字亦作爝。舉難篇。爝火甚盛。蓋爝焦聲近通。用。莊子逍遙遊篇。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釋文曰。爝本作焦。儀禮士喪禮。楚焯置于焦。注曰。焦。炬也。所以然火者也。禮記少儀篇。執燭抱焦。注曰。未爇曰焦。是其字本作焦。說文火部。焦所以然持火也。求人篇作焦者。從省。此篇作蕉。則段字耳。

寡人寧以臧爲司徒無用印。應言。

樾謹按高注曰。臧亦魏臣。此恐不然。若臧實有其人。則魏上已有爲司徒之人矣。何以下文又曰。願大

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乎。此臧乃臧獲之臧。方言曰：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是也。寧以臧爲司徒，無用印，乃極言印之不可用。故下文起賈謂孟印曰：公甚賤於公之主也。蓋視之不如臧獲，賤之至矣。若臧亦魏臣，則何賤之有乎。

以絳務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印雖不肖，獨不如牛乎。

懋謹按：此當作令牛負書與秦。高注曰：言王使負牛持絳務安邑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亦當作使牛負持。正文注文牛字，並當在負字之上。蓋言王以地與秦，則雖使一牛負持其書以往秦，猶將善視此牛也。故曰：印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今牛負字到，義不可通。畢氏沉曰：負牛當亦是魏臣，在孟印之下，誤矣。

令二輕臣也，令臣責印，雖賢固能乎。

懋謹按：令二兩字，義不可通。疑今王兩字之誤。言王令三將軍爲臣，先曰：視印如身，是重臣也。今王輕臣也，令臣責印，雖賢固能乎。因涉上下文，並有令字，故誤今爲令。因又誤王爲二耳。高注曰：二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此注亦有誤。高注本云：輕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蓋高氏以疑訓輕，又以其義未足，故加下句以申明之。今作二疑也。乃後人以既誤之正文，改不誤之注文耳。又高氏於令臣責下注曰：令秦責臣。此注亦誤。當云：令臣責秦。言王既輕臣，日後秦復有隙，臣不能復責之也。今到其文曰：令秦責

臣則失其義矣。古書錯誤所在多有。學者宜悉心考正之。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

樾謹按乎字衍文。又況於弱四字爲句。當連上文讀之曰。魏雖強。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四字。屬下文讀。當云。魏王之令孟卯爲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今衍乎字。遂失其讀。并失其義。中非獨弦也。而弦爲弓中之具也。具備。

樾謹按弓字衍文也。無弦則必不能中。故弦爲中之具。今衍弓字。則文不成義矣。吾子胡不位之。離俗覽、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高注曰。何不位天子之位也。則所據本正作胡不位。卻而自歿。

樾謹按歿當爲刎。一切經音義引字略曰。斷首曰刎。又曰。刎古文殤同。荀子彊國篇。是猶欲壽而殤顛也。楊倞注曰。殤當爲刎。蓋古無刎字。古人每借殤爲刎。此又作歿者。歿卽殤之或作體也。高義篇。歿頭乎王廷。歿亦當爲刎。

澹乎四海。上德、

樾謹按高注曰。澹之也。之乃足字之誤。古書每以澹爲瞻。足之瞻。漢書食貨志。司馬遷傳。東方朔傳。趙

充國傳師古注並曰澹古贍字是其證也。畢校本謂澹憺義同疑是安也之誤非是。

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用民。

樾謹按次官二字義不可通疑當作大官蓋大誤作欠因誤作次矣。貴公篇曰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可以爲證。

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適感。

樾謹按畢校云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當作則難以爲繼矣難以爲繼脫兩難字下知字衍今按畢謂下知字衍是也謂脫兩難字非也爲當讀作僞古字通用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爲繼矣以爲繼則上又從而罪之文義甚明莊子則陽篇亦有此文大略相同正作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可證明此文之義。

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獬狗而弑子陽極也。

樾謹按子陽好嚴四字爲句中閒不得有極也二字蓋涉下句而衍。

冬之德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貴信。

樾謹按冬之德寒則凍閉不開固其所也何以反是不信之故此說殊不可通孟冬紀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疑此文開字亦密字之誤高注曰不開氣不通也其所據本已誤矣。

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樾謹按物固不可全也。六字與上文不屬。疑此篇之文止於可謂後得之矣。言管仲失乎前而得乎後。其意已足。物固不可全也。乃下舉難篇之起句。當云物固不可全也。以全舉人固難。物之精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物豈可全。正與物不可全相應。傳寫者誤繫於上篇之尾耳。

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舉難。

樾謹按下人字當讀作仁。責人則以仁。與下文自責則以義。正相對。

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

樾謹按理無自然下。奪理無二字。蓋言疏賤者知。而親習者不知。此理之所無由然也。理之所無由然。而之以斷其孰爲相。則過矣。今奪二字。文義未足。

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恃君覽。

樾謹按章字衍文。物當爲勿。尙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閒之。論衡謹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莊子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曰。物本亦作勿。是古字本通也。君道何如利而勿利。言君人之道。宜何如乎。務在利民。而勿以自利而已。貴公篇曰。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此可爲證。下文曰。德衰世亂。

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然則君道以利而勿利爲貴。正呂氏此篇之旨矣。

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

樾謹按。下然字衍文。不讀爲否。則然則否。相對爲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段字。故又加然字耳。戰國策正作謂子智則否。

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長利。

樾謹按。太公望。下不當有封字。涉下文太公望封於營丘而誤衍耳。

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知分。

樾謹按。兩活無義。兩疑而字之誤。本在能字之上。其文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而能活者乎。兩而形似。又涉上文兩蛟字而誤。後人因移之能字之下耳。

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知分。

樾謹按。高注曰。惟。宜也。義不可通。呂氏原文。當作子推之矣。晏子春秋雜上篇曰。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呂氏此文。蓋卽本晏子春秋而省其詞。子推之矣。卽所謂直兵推之。晏子謂持直兵者曰。子推之矣。正見其勇於死義。若謂崔子曰。子惟之矣。轉失當時語氣矣。推與惟形

似因而致誤耳。

四上之志

樾謹按高注曰。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爲四。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其說四上義甚迂迴。且下文所言。亦非君之志也。四上疑當作匹士。皆字之誤耳。禮記禮器篇。匹士太牢而祭。謂之饗。此匹士二字之證。下文云。爲之天下弗能禁矣。釋之天下弗能使矣。又云。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正所謂匹夫不可奪志者。然則四上爲匹士之誤無疑也。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達鸞。

樾謹按幾與旣通。周易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月幾望。釋文並曰。荀本幾作旣。旣之言終也。將旣之者。將終之也。畢氏疑是幾何。非是。

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行論。

樾謹按兩能字。皆當讀爲而。

莫敢諫。若非弗欲也。驕恣。

樾謹按此當作莫敢諫者。非弗欲也。言羣臣莫敢諫者。非不欲諫。乃未得進言之道耳。故下文曰。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今本者作若。以形似致誤耳。

其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開春

樾謹按以爲二字衍文也而海內皆來稽矣與上文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文法一律稽之言同也詩元鳥篇正義引尙書緯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鄭注堯典亦曰稽同也是稽有同義故韓子主道篇曰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亦同也海內皆來稽言海內皆來同也因衍以爲二字高注乃曰皆以來附爲稽遲失之矣

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欒水見之

樾謹按天字誤戰國魏策論衡死僞篇並作夫當從之夫字屬上句讀

弊生事精察賢

樾謹按說苑政理篇作弊生事情當從之爾雅釋詁事勤也勤勞也然則事亦猶勞也言弊其性勞其情也生與性精與情古字並通

十人者其言不義也期賢

樾謹按其言當作言其十人者言其不義也謂言伐衛之不義其卽指伐衛之事而言

民相連而從之審爲

樾謹按高注曰連結也民相與結櫛隨之此說連字未得其義連當讀爲輦周官鄉師注曰故書輦作

連。鄭司農曰。連讀爲輦。又巾車職曰。連車組輓。釋文曰。連本亦作輦。是連輦古通用。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輦輦者。亦段連爲輦。是其證。相連而從之者。言相輦而從之也。人挽車爲輦。莊十二年左傳。以乘車輦其母。又襄十年傳。輦重如役。皆是。莊子讓王篇。亦載此事。司馬彪曰。連讀曰輦。得之矣。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疑似。

樾謹按禱字不可通。當讀爲塿。說文土部。塿。保也。連言之。則曰保塿。九章算術。今有方塿塿。是也。塿塿卽保塿之異文。此作葆禱者。或古文段借。或聲近而誤也。王路者。大路也。廣雅釋詁。王大也。如大父母。稱王父母。鮪大者。謂之王鮪。皆其例也。爲高葆禱於王路。猶云爲高塿塿於大路。御覽引此文。葆作堡。蓋易以今字。無下四字。則由不達而臆刪之。

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壹行。

樾謹按下知字衍文。不可知。則無安君。無樂親矣。不當於則下更出知字。上文曰。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是其例也。

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

樾謹按威利敵。當作威利無敵。上云。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爲。此承上文而言。不當云威利敵也。蓋同是威利無敵。而王與亡異。則以所行者。有可知。有不可知耳。今奪無字。義

不可通。又按以行不知者亡，當作以行不可知者亡。可知不可知，相對爲文。下云：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卽承此而言。本篇不可知之文，凡七見，無作不知者。

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矣。

樾謹按：故也二字，涉上文易知故也而衍。此言士之義苟可知，則必爲人所期會矣。不當有故也二字。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

樾謹按：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處之爲居爲止，常訓也。而又爲審度爲辨察。書傳具有其義。所引證凡七事，王說是也。此文云：無惡於無處者，謂無惡於無辨也。篇首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卽其義也。高注未得其旨。

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求人。

樾謹按：高注曰：今正北極之國也。畢云：注首今正，與正文人正不知孰是。今按皆誤字也。當作令正。淮南子時則篇作北至令正之谷，是也。又按夏海當作夏晦，故高注曰：夏海大冥也。淮南子正作夏晦。高注曰：夏大也。晦冥也。與此正同。海字雖亦有晦義，然使正文是海字，則高氏以夏海爲地名足矣。何必定訓爲大冥乎。

未死而言死，論以雖知之，與勿知同。知化。

樾謹按論當作諭。字之誤也。言未死而言死。則人不諭也。不諭謂不知也。以雖知之。與勿知同。以讀爲已。已者已然也。一字爲句。言已然之後。雖知之。與勿知同矣。篇末曰。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勿知。正其義也。高注未明。

肉圃爲格。過理。

樾謹按高注曰。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笑之以爲樂。畢氏沅曰。炮格各書俱訛作炮烙。得此可以正之。今按畢說。本段氏玉裁。詢足訂向來傳寫之誤。惟炮格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格刑。此則淫刑以逞之事。如高氏所說是也。韓非子喻老篇云。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丘。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蓋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此云肉圃爲格。可知格卽在肉圃中。其爲飲食事無疑矣。高注非是。說詳韓非子。

雕柱而桔諸侯。

樾謹按此卽後世鞦韆之戲所自始。高注曰。雕畫高柱。施桔橈於其端。舉諸侯而上下之。所說正得其義。蓋此與上文糟丘酒池肉圃爲格。皆飲食遊戲之事。玉篇革部。鞦韆。繩戲也。

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而善無自至矣。壅塞。

樾謹按高氏解過無道聞曰。其過成以無道遠聞。此說迂曲。且與下句不一律。道之言。由也。從也。過無

道聞言過無由聞與善無自至義同當賞篇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又曰入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慎小篇曰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凡言無道者並猶言無由也高注失之

此戴氏之所以絕也

樾謹按此卽上文齊滅宋之事戴氏爲宋公族孟子書有戴盈之戴不勝韓非子內儲說有戴驩爲宋太宰蓋皆戴公之後世執國柄時人習見戴氏爲宋公族遂相沿以宋爲戴氏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乃結上文齊攻宋事非別一事也高注未達此旨

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

畢校本曰道謂有道也自字疑衍

樾謹按畢以自爲衍字是也以道爲有道則失之道者由也道不智聽智者由不智聽智也由不智聽智從非受是文義一律言說之所以得行者以人主能由不智而聽智從非而受是也從下衍自字者從與自同義疑一本作從一本作自而傳寫誤合之也畢以道字屬上句讀而釋爲有道失其旨矣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不苟

樾謹按子事非子之事言子所事者非子之事也下文今子爲非子之事是其誼矣畢氏疑上子字爲

衍文非是。

鍾況然有音自知、

樾謹按況讀爲鎧。說文金部鎧鐘聲也。此作況者古字通用。尙書秦誓篇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況之爲鎧猶況之爲皇矣。

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菌改官大夫當賞、

樾謹按高注曰復反也。反其罪不復罪也。若然。獻公於右主然僅不治其罪。而於菌改則賜之官大夫之爵。未見其能用賞罰也。下文云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是獻公必賞右主然而罰菌改。於下文之義方合。疑右主然菌改傳寫互易。呂氏原文本作故復菌改之罪而賜右主然官大夫復之言報也。見周官宰夫職注。復菌改之罪。卽報困改之罪。說文牽部報當罪人也。卽此文復字之義也。後人見上文皆先言右主然後言菌改。遂互易之以順上文之序。然正文言復而注文言不復。其義正相反。足知非呂氏之旨矣。且下云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夫守塞者卽助右主然守塞之人也。故承賜右主然句而言。若如今本作菌改則菌改乃內獻公者。何有守塞之人乎。是故賜守塞者與賜右主然兩文必相接。其傳寫之誤易更可見矣。

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博志、

樾謹按明李瀚本六藝作文藝畢刻從之謂與下篇合其實非也。養由基善射尹儒善御射與御皆六藝之事則作六藝爲是。下貴當篇曰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文藝亦當作六藝此承上善相人者而言亦藝術事也。今作文藝者字之誤耳。反據此以改上篇謬矣。賢良又有死之臣蒙耻似順。

樾謹按又有死三字衍文也。賢良之臣蒙耻文義甚明疑有死二字本在下文其文云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敗而有死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蓋戰而敗敗而有死卽上文所謂戰請必敗敗請必死也有讀爲又敗而又死此謂完子自死也完子爲將而死則賢良莫敢不死其或不死亦必畏罪而不敢入國矣所以不敢入國正以主將先死之故若無此句但曰戰而敗則賢良之死者固死矣其不死者何不敢入之有未足以盡國中之賢良也有死二字躡入上文因并敗而二字刪去之矣至有死卽又死又有二字不當疊用蓋讀者因此有字讀當作又旁注又字因而致衍耳。

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別類。

樾謹按小方大方義不可通。方疑犬字之誤。因篆文相似而誤也。犬馬義正一例。高氏無注以犬字不煩更釋也。若作小方大方則不容無注矣。

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別類。

樾謹按此當於家字絕句。書梓材篇。若作室家。詩縣篇。俾立室家。皆以室家連文。此云將爲室家。亦猶是也。高氏於室字絕句云。家匠。家臣也。失之。

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衛。士容論、

樾謹按衛當作夔。乃段借字。或壞字也。哀二十四年左傳。是夔言也。正義引服虔曰。夔。僞不信也。然則巧夔猶云巧僞。高注謂羞以巧媚自榮衛。非是。

竈突決。上棟焚。務大、

樾謹按此本作上焚棟。傳寫誤倒。論大篇。作竈突決。則火上焚棟。是其證。

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上農、

樾謹按兩復字。並當作後。字之誤也。後與厚古通用。釋名釋言語曰。厚。後也。莊子列禦寇篇注曰。靜而怯。乃厚其身耳。釋文曰。元嘉本厚作後。是其證也。民農則其產後。言民農則其產厚也。其產厚。故重徙矣。御覽兩後字。並作厚。正得其義。但字仍當作後。以仍古書段借之舊。辯士篇曰。必厚其軌。又曰。其軌而後之。亦厚後通用之證。

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

樾謹按此當以農不敢行賈爲句。言農恆爲農。不敢爲商也。行賈者商也。僖三十二年左傳。鄭商人弦

高杜注曰。商行賈也。高氏以農不敢行爲句。而釋之曰。守其疆畝。失之矣。不敢爲異事。亦以農言。若如高注以賈言。則非所謂野禁也。

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四鄰來虛。

樾謹按籥字義不可通。疑當作淪。莊子知北遊篇。釋文。淪。潰也。淪卽淪之異文。奪之以水事。正與潰義相應。蓋淪變作籥。又省作籥。又誤作籥耳。四鄰來虛。當作四鄰來虐。亦字之誤。虐與淪樂爲韻。若作虛。則失其韻矣。

子能以窶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任地。

樾謹按下文土處爲韻。淫風爲韻。堅均爲韻。糠疆爲韻。獨此二句無韻。疑突乃窶字之誤。窶與陰正爲韻。高注曰。窶。容汗下也。突。理出豐高也。是以窶爲突。猶以下爲高。然下文諸句並不從相反取義。不必定如高氏之說。且諸句之意。皆不甚可解。而韻則塙有可憑。突字之誤。殆無疑也。

人肥必以澤。

樾謹按高注曰。人肥則顏色潤澤。此大誤也。通篇皆言耕種事。不當此句獨言人之顏色。且此句與下文人耨必以旱。正相對。然則澤者。雨澤也。非謂顏色潤澤也。肥疑耜字之誤。上文曰。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以耜耨並言。則此文人耨

必以澤人耨必以旱亦承上而以耨並言可知矣。耨謂耕也。耨謂芸也。言耕宜雨。耘宜旱也。耨字從目。肥字從冂。篆文相似。又涉上文地可使肥而誤耳。

寒則雕。熱則脩。辯士。

樾謹按高注曰。脩長也。於義未得。詩中谷有蔞篇。嘆其脩矣。毛傳曰。脩且乾也。釋名釋飲食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熱則脩者。言熱則乾縮也。正與寒則雕同義。

衡行必得。縱行必術。

樾謹按術讀爲遂。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左穀並同。公羊作遂。禮記學記篇。術有序。鄭注曰。術當爲遂。是術與遂古通用。衡行必得。縱行必遂。言衡縱皆必順其性也。

樹境不欲專生而族居。

樾謹按高注曰。專獨也。於誼未得。專讀爲搏。史記秦始皇紀。搏心壹志。索隱曰。搏古專字。周易繫辭傳。其靜也專。釋文曰。專陸作搏。昭二十一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釋文曰。專本作搏。是專與搏古同字而通用。管子霸言篇。不搏不聽。見本篇。夫搏國不在敦古。尹注並曰。搏聚也。又內業篇。搏氣如神。注曰。搏謂結聚也。然則不欲專生者。不欲聚生也。與族居同義。若訓專爲獨。則與族居義反矣。下文曰。境而專居則多死。蓋以專生族居義同。故省文言專居。專居者聚居也。猶族居也。如高注。則不可通矣。

穗鉅而芳奪審時、

樾謹按高注曰奪或作奮非也。此當以作奪者爲是。奪者脫之本字。說文奮部。奪手持佳失之也。故引申之爲脫失字。後人借作斂。而本義晦矣。後漢書李膺傳。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漏奪卽今人言漏脫也。此文芳字當讀爲房。房者柎也。山海經西山經。員葉而白柎。郭注曰。今江東呼草木子房爲柎是也。穗鉅而房奪。言穗雖大。而其房必脫落也。因借芳爲房。而後人又昧於奪之本義。遂不得其解。而誤以爲芳薺奮發。致有作奮之本。不可從也。

搏米而薄糠。

樾謹按搏之言圓也。考工記梓人。搏身而鴻。廬人。刺兵搏弓人。紆而搏廉。鄭注並曰。搏圓也。楚辭橘頌。籊圓果搏兮。王注曰。搏圓也。楚人名圓爲搏。然則搏米而薄糠。與上文其粟圓而薄糠。文義正同。下文曰。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亦以圓搏並言。

如此者不益。

樾謹按益字無誼。高注曰。益息也。亦不可曉。益疑當作噍。方言曰。噍噍也。秦晉或曰噍。又曰噍。然則不噍者。言食之不噍也。呂氏秦人。故言秦耳。舊校云。益一作蒜。蒜者菘之誤也。說文口部曰。菘籊文噍字。然則呂氏原文之作噍。固無疑矣。

諸子平議卷二十五

春秋繁露一

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所以稱子而討也。楚莊王、

榘謹按楚靈稱子而討疑若得之矣。然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以三君者之賢而不得焉。則凡諸侯之得之者殆非所以爲褒而適所以爲貶也。故曰諸侯之得殆貶矣。明王道焜本注曰殆恐是不待未達斯旨。

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

榘謹按況字絕句。言春秋之辭多以況譬而見。此其所以文約而法明也。凌氏曙注本讀是字絕句。失之。

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

榘謹按亂國之臣。當作亂主之國。此蒙人臣之行爲文。五句一氣相屬。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

榘謹按自此至是其所以窮也。當在竹林篇鄭伐許一節之前。彼文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

狄之也。中閒亦有問者曰云云。與此文一律。故知兩文必相次也。蓋子原書當以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節爲首篇。其篇名卽曰繁露。今書稱春秋繁露者。以首篇之名目其全書也。傳寫者誤取楚莊王及晉伐鮮虞二節。列于其前。遂以楚莊王題篇。并繁露之名而失之矣。然則楚莊王節宜在何處。曰此固不可考。然晉伐鮮虞節在竹林篇。則楚莊王節或亦當在竹林篇。蓋與晉伐鮮虞節本相次也。今本竹林篇逢丑父及鄭伐許兩節相次。古本此兩節之間。富有楚莊王及晉伐鮮虞兩節。晉伐鮮虞與鄭伐許。固以類相從。而楚莊王節。以楚莊殺陳夏徵舒。靈王殺齊慶封。相提並論。逢丑父節。以丑父欺晉祭仲許宋。相提並論。是二事亦以類相從也。然則此兩節之當廁于其閒無疑矣。傳寫者升此兩節於篇首。必非其舊。雖未敢率議遷移。然不可不知其誤也。盧氏文弼注引錢說。以爲後人掇拾綴緝所致。蓋已見及此。但未知爲竹林篇之錯簡耳。

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

樾謹按疑下亦當有不字。疑亦猶恐也。禮記雜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焉。是故君子字疑以終身。然則疑與恐同矣。此文上言恐不禮。下言疑不信。文異而義同。傳寫奪不字。義不了矣。

如何與同姓而殘賤遇我。

樾謹按與當作以古字通用。

視其溫辭。

樾謹按溫當讀爲蒞。古字通也。蒞辭謂蒞蓄之辭。卽上所謂微其辭者。

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

樾謹按襄三十一年左傳介于大國。杜注曰介猶閒也。故古語以閒介連文。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閒介。文選長笛賦閒介無蹊。卽用孟子文是也。介以一言猶閒以一言。蓋春秋之於世事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而或且出一言以介之曰王者必改制。此介字卽吾無閒然之閒。玉林篇。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閒也。卽可說此介字矣。凌注曰介因也失之。

今天大顯己物襲所代而率與同。

樾謹按己字絕句。物當爲勿。尙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閒之。論衡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莊子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物本亦作勿。是古字通也。此承上文受命之君天所大顯而言謂天旣大顯己於所代之國本不相襲而已不能改制大率與同則非天意矣。

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玉杯。

榘謹按有猶爲也。言春秋所以貴志好誠者。爲繼周之弊。故若此也。爲有一聲之轉。爲可訓。有亦可訓。爲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五其比。

榘謹按五當爲伍。古字通。伍其比。偶其類。兩義相近。伍猶偶也。比猶類也。

屠其贅。

榘謹按屠當爲杜。古字通。昭九年左傳。屠蒯。禮記檀弓篇作杜黃。是也。凡非經所本有之義。皆謂之贅。爲春秋者宜杜塞之。則聖人之大義。不爲羣言淆亂矣。

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

榘謹按文九年公羊傳曰。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夫經書公卽位。則諸侯踰年卽位見矣。而天子踰年卽位。于經無見也。武氏子毛伯不稱使。則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見矣。而魯十二公無有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是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于經無見也。凡此皆所謂贅也。而學者操其說。與實在經者無異。然而其中固有辨也。何也。必於經實有所見。然後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而經亦安然而受之也。董

子此言必有爲而發。當時若公孫宏以曲學阿世，其所學春秋雜說，必有附益于師說之外者，故以此辨之與。

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祗。

樾謹按：此今文尙書也。祗者病也。易復初九：无祗悔。鄭注曰：祗，病也。說文疒部：疒，病也。祗與疒通。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竹林、樾謹按其所好者，設五字，當爲衍文。

術修之義也。

樾謹按：術當讀爲適。爾雅釋詁：釋文引孫炎云：適，古述字。述與術通。述，適同字。則術，適亦同字矣。匡謬正俗引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鷗。鷗，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以顏說推之，術通作鷗，則亦通作適矣。爾雅訓適爲自適修之義，卽自修之義。正與上文雷同之義相對成文。詩文王篇：聿修厥德。疑三家詩有作適修，而訓爲自者。董子此言，卽本詩文耳。

故按春秋而適往事。

樾謹按：詩殷武篇：勿予禍適。釋文引韓詩曰：適，數也。適爲責數之數，亦可爲計數之數。按春秋而適往事，猶云數往事矣。

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

樾謹按恩字絕句。施失二字連文。下文云。子施失恩於親。是其證也。施讀爲弛。古字通用。禮記樂記篇。庶民弛政。釋文曰。弛廢也。然則弛失其子心者。廢失其子心也。下文施失恩。亦謂廢失恩。以本字讀之。則不得其解矣。

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成善志。玉英。

樾謹按不居正之謂及也字。並衍文。此本云。故君子爲之諱。句避其後亂。移之宋督。以成善志。今衍此六字。則文義不屬矣。下文云。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疑不居正之謂也。六字當在此下。王道篇云。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與此文法一律。

至於郟取乎莒。以之爲同居。

樾謹按同居二字無義。疑司君之誤。司君者嗣君也。尙書高宗彤日篇。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是嗣與司古通用。

或請焉。或怒焉者何。精華。

樾謹按怒當作攻。攻誤爲奴。因誤爲怒矣。上文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此承上文而言。不得改爲怒也。下文曰。故鳴鼓而攻之。亦不云怒。足知其誤。

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離。

樾謹按周易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曰離附也。責陳不離者責陳不附也。本或作納。乃不得其義而妄改之。

故去其位辭。徒言君之子而已。

樾謹按位當作正。字之誤也。上文曰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是其證。

剔孕婦見其化。王道。

樾謹按見字當作觀。乃壞字也。呂氏春秋過理篇。作剖孕婦而觀其化。可據以訂正。立適以長不以賢。以貴不以長。

樾謹按以貴上。當據公羊隱元年傳補立子二字。

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

樾謹按此本作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誅絕。今誅絕二字傳寫誤入下文。淺人遂臆補死字耳。下文云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絕存亡。侵伐會同。常爲本立。按擅封是一事。致天子是一事。繼絕存亡是一事。其閒不得有誅絕二字。明是上文奪去。誤著於此也。

恩衛葆。

樾謹按莊六年經齊人來歸衛寶。惟左氏經作衛俘。而傳亦作衛寶。杜預注曰：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然公羊傳文曰：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其文雖是寶。其義則皆可通。何休解詁曰：寶者玉物之凡名。於是始定爲寶玉字矣。董子固傳公羊之學者。而此篇有恩衛葆之文。葆之與寶。固得通用。然葆從保聲。保從采省。采卽古文孚也。則葆之與俘。亦得通用。若是衛寶。不得言恩。其下又言以正罔罔之平也。則其爲俘囚明矣。竊謂字當作寶。義當爲俘。何休所解未達斯旨。

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

樾謹按莊十二年公羊傳作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傳文故字蓋知字之誤。此文致字當從傳作至。古字通也。爾虜焉知四字爲句。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爲句。惡音烏。至猶甚也。說詳羣經平議。自內出外。無亡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樾謹按宣三年公羊傳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卽用彼傳文。而有譌字。然彼傳論祭祀配食之禮。與此論虞公貪財。全不相當。未詳其旨。

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

樾謹按漢書郊祀志有物曰蛇。注曰：物謂鬼神也。東平思王宇傳。或明鬼神信物怪。注曰：物亦鬼然。則

乾谿有物女者。殆亦鬼神之類。

匹馬隻輪無反者。

樾謹按。僖三十三年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釋文曰。一本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然則董子原文。必作易輪。今作隻者。後人所改也。惟不易輪轍之義。殊爲迂曲。而董子所見傳文如此。必當有說。今按易者。析之段字。析易疊韻。故蝦蟇名蜥蜴。而詩節南山篇。胡爲虺蜴。說文虫部引作胡爲虺蜥。然則易之通作析。猶蜴之通作蜥矣。說文本部析。破木也。其字亦或作柝。張遷碑。陽氣厥柝。是也。又或作斨。魯峻碑。斨薪弗荷。是也。柝斨並從片。則析輪猶片輪也。與馬之稱匹。正同一律。較隻輪之文爲優矣。

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

樾謹按。詛當讀爲作。言無輔而自作也。詩蕩篇。侯作侯祝。釋文曰。作本作詛。蓋作詛雙聲。古得通用耳。傳曰。諸侯相聚而盟。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爲也哉。盟會要。

樾謹按。修國二字。當在也哉之上。君子曰。此將率爲修國也哉。言將相率而修治其國也。上文曰。以爲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夫諸侯相聚而盟。固欲相率而修治其國。其意本以除天下之患。而天下所以致患。卽在於此。此春秋所以善胥命也。修國二字。誤倒在上。則文不可通。

論賢才之義

樾謹按義者宜也。論賢才之義，卽論賢才之宜。言各有所宜也。

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重政、

樾謹按乃在乎三字，衍文也。安在乎天地之前，言不必在天地之前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聖人之言未有及天地之前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老氏之旨。非聖人之言也。下文曰：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其功持業。安容言及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爲於此。此正申說安在乎天地之前之意，可證此三字是衍文矣。

安容言乃天地之元。

樾謹按乃是及字之誤。聚珍本曰：乃他本作及，當從之。

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服制象、

樾謹按下然字衍文也。此以通古今，別然不爲對文。玉篇士部引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是其證也。後人不知然不卽然否，而於不下又加然字，失之矣。荀子哀公篇：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作所以理然不取舍者也。蓋亦後人所增，失與此同。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二端、

樾謹按深字無義。據隱元年公羊傳注曰：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疑此文深字，亦氣字之誤。深字左旁之深，隸書或作來，與氣相似，氣誤作來，因誤作深矣。當據何劭公注訂正。

故子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俞序。

樾謹按下文有故子夏言，故子池言，則此文子字必子字之誤。子先未知何人，殆亦七十子之弟子歟。此篇所稱引，皆七十子之微言，惜多奪誤，難以盡通耳。

任羣賢所以爲受成，離合根。

樾謹按此本作任羣賢以受成，所爲二字，涉上下文而衍。

分障險阻，立元神。

樾謹按淮南子覽冥篇曰：上天之誅也，雖在曠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無所逃之，亦明矣。文義與此略同，則此文分字，疑介字之誤，介與阶通。

以爲名定實，考功名。

樾謹按爲字衍文，以名定實，與上句以多除少相對。

其先比二三分，以爲上中下，以考進退。

樾謹按比二皆衍文，比卽先字之誤，二卽三字之誤，皆因誤致衍者也。

以爲一最。

樾謹按當作以一爲最。與下文五爲中。九爲殿。一律。

順數四而相復。三代改制質文。

樾謹按此言五帝。不得言四而相復。其上當有關文。

然則其略說柰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

樾謹按三正以黑統初。謂三正以黑統爲始也。初下有闕文。當據下文補正。黑統柰何。曰。正黑統者。麻十一字。

是月不殺。

樾謹按凌氏注云。王者養微。故懷任新產之月。雖有罪。法所不刑。此誤以是月二字屬上爲義也。上云。法不刑有懷任新產者。其義已足。無取申說。下云。法不刑有身懷任。又云。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微。夫旣以養微說之。則是月不殺。不連上事明矣。今按是月不殺。與下文聽朔廢刑。發德相次。是月謂晦日也。僖十六年經曰。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傳以爲晦日。其明證矣。凌氏以公羊說董子書。抑何不達此旨。

用織施舞。

樾謹按此卽所謂旄舞也。周官樂師有旄舞。鄭司農注曰。旄舞者。斄牛之尾。又春官序官旄人。鄭注曰。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此稱爲織施者。據周書王會篇。樓煩以星施。孔晁注曰。施所以爲旄羽珥。然則織施舞之卽旄舞明矣。魯公子尾字施父。亦可爲證。

四法修於所故。祖於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

樾謹按四法卽上文所謂主天法商而王。主地法夏而王。主天法質而王。主地法文而王也。盧注引錢云。四法卽夫子所以答顏淵者。殊失其旨。

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大經。官制象天。

樾謹按金字無義。下文云。何謂天之。大經。又云。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不言金天。此金字乃法字之誤。言聖人所取者。無不儀法乎天之。大經也。法古文作金。因誤作金矣。

一陽而三春。非自三之時與。

樾謹按王道。焜本作一陽而三者。當從之。陽卽春也。董子原文。本作一春而三者。非自三之時與。晉人避諱。改春爲陽。若春秋之稱陽秋矣。校正者不知一陽之卽一春。而反疑三者之爲三春。易其文曰。一陽而三春。不可通矣。

是故以其三爲選。

樾謹按依下文當作是故其以三爲選。

以十端四選。

樾謹按上云是故以四選率之。此當云以十端率之。四選二字涉上而誤。

以三公之勞率之。

樾謹按勞當讀爲僚。僚從寮聲。與勞聲相近。僚亦從寮聲。而或體作管。從勞省聲。卽其例也。昭七年左傳。隸臣僚服。注曰。僚。勞也。是僚之與勞聲近而義通。

子猶安敢擅以所重受於天者。予他人也。堯舜湯武。

樾謹按此有闕文。當云。子猶不敢擅以所重受於父者。與他人。堯舜安敢擅以所重受於天者。與他人也。

舟車甲器有禁服制。

樾謹按甲乃申字之誤。申與陳通。詩大雅文王篇。陳錫哉周。商頌烈祖篇。申錫無疆。陳錫申錫一也。說詳羣經平議。申器卽陳器。定四年穀梁傳。徙陳器。范注曰。陳器。樂縣也。是也。管子立政篇。正作舟車陳器。

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法天一歲之數。爵國。

樾謹按下文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合之適得三百六十三人。凌引天官疏天官總攝三百六十官未得其旨。

通佐十上卿與下卿而二百二十人。

樾謹按十乃七字之誤。據下文云有七上卿有通作又三公九卿外又有七上卿卽所謂通佐也。故知十上卿當爲七上卿矣。二百二十人當作二百八十人。聚珍本云下二他本作六六與八形似而誤。今本作二十則後人依既誤之下文改之也。說詳後。

諸侯大國四軍。

樾謹按諸經皆言大國三軍無言四軍者。凌氏注云考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古者計夫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不言四軍而言三軍其實暗中有一軍也。凌氏此注雖似合下文一軍以奉公家之說然奉公家非奉王家也。則與小司徒注所稱稅入于王者本非一事。未可援以爲說。今以本文考之四軍實當爲三軍。下文曰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又曰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字缺一口軍三。此公侯也。然則以十六萬口三分之而爲三軍不得竝立一軍矣。其下又曰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爲

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然則天子九軍。以三軍奉王家。大國三軍。以一軍奉公家。皆與數適合。奉王家之三軍。卽在九軍之中。則奉公家之一軍。亦卽在三軍之中。不得有四軍也。古三四字皆積畫。往往致誤。儀禮覲禮四享。鄭注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注曰。純四緞。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並其證。

方十里爲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

樾謹按。上百字。衍文也。方十里之地。不得有方百里者百。而方百里者百。則不止二千四百口。故知其誤。當云方十里爲方里者百。

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十與方里六十六。

樾謹按。凌氏注曰。與上十字。當在方字之下。里字之下。當有者字。此大誤也。與上十字。乃衍文耳。董子原文本云。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者六十六。蓋方百里之地。爲方十里者百。三分去一。應除去方十里者三十三。得方去方十里者三十三。得方十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十里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姑舉大數耳。下文言天子地方千里。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然則大國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六十六。方里者六十六。其數甚明。凌氏何猶未達乎。

有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士。

樾謹按三七二十一，二十一而三之得六十三，爲元士之數，六十三而三之，當得一百八十九，爲下士之數。今乃云百二十九下士，文之誤也。於是上文言通佐二百八十人，亦改爲二百二十人矣。

王后置一太傅太母。

樾謹按下文疑衍文，蓋尊之曰太傅太母，不當分之爲太傅太母也。

士入仕宿衛天子者，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

樾謹按下文言大國次國，並云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則此文亦當云士入仕宿衛天子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傳寫奪誤。士宿衛公者，比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

樾謹按比公者三字衍文。

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

樾謹按當作方十里者三十二，與方里者六十六，蓋方七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四十九，三分去一，應除去方十里者十六，得方十里者三十二，餘一箇方十里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今作方十里者二十八，方十里者六十六，失其數矣。

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

樾謹按當作方十里者十六。與方里者六十六。蓋方五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二十五。三分除一。應除去方十里者八。得方十里者十六。餘一箇方十里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今作方十里者六十六。傳寫奪誤耳。

故附庸字者。地方三十里。三三而九。三分而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

樾謹按當作方十里者六。蓋方三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九。三分除一。應得方十里者六。傳寫誤衍十字。

稱名善者。地方半字君之地。九半四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三。

樾謹按善衍字。蓋卽者字之誤而衍也。上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而此云稱名者地方半字君之地。則止方十五里。與上文不符。九半之文。亦不可曉。據云四分除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三。則適是方二十里之地。蓋方二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四。四分除一。則方十里者三矣。然則所云半字君之地者。必誤也。

下四半三半二十五。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

樾謹按文譌難讀。據云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則是方十五里之地。蓋方十

五里之地爲方五里者九。三分除一。則爲方五里者六。并四箇方五里之地。作爲方十里者一。則餘兩箇方五里之地。各爲方里者二十五。并之爲五十矣。上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則此所說者。必是附庸稱人氏之制。上文所謂半字君之地者。宜移之於此矣。

仁義發第二十九

樾謹按發乃法字之誤。篇中云。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是其證也。

未致豫備之則美之。

樾謹按致當讀爲至。

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

樾謹按上文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並無六者。則此六字當爲衍文。

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

樾謹按論卽謂論語也。言此所說者。在論語已有明文。而人顧不之察也。下文引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居上不寬。爲禮不敬。皆論語文。可證必仁且智篇曰。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論

亦卽是論語所謂不知人者卽患不知人是矣。

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必仁且智。

樾謹按無復當爲無後字之誤也。亡國下有闕文。據上文云。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則此當云桀紂是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六

春秋繁露二

今人有大義而甚無利。身之養、

樾謹按當作大有義而甚無利。與下文人甚有利而大無義相對。

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懷歸之。觀德、

樾謹按讓字衍文。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謂天與之也。其至德海內懷歸之。謂人歸之也。中間不得有讓字。

魯桓卽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戮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遍。避紀侯與鄭厲公也。樾謹按上下文有避齊桓也。避楚莊也。之文。則此文避紀侯與鄭厲公也。八字爲句。遍乃偏字之誤。偏誤作徧。因爲遍矣。徧者偏戰也。春秋之例。詐戰月。偏戰日。桓十年公羊傳注曰。徧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然則魯不得徧者。言不得獨當一面也。是時齊宋衛燕伐我。魯不能獨當。與紀鄭戮力。然後結日定地。各居一面。與之偏戰。偏戰然後得書日。故經書曰。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傳曰。曷爲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是可知魯不得紀鄭之助。不能爲

日不能爲日者。但能詐戰而不能偏戰之謂也。故曰魯不能偏也。

號其大全。暝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深察名號。

樾謹按此本作號其大全。名其別離分散也。故下文曰。號凡而略。名詳而目。正承此而言。暝也者三字。當在上文。按上文云。士者事也。民者暝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此下當有暝也者云云。乃釋民者暝也之義。傳寫奪之。又誤著在後耳。

是故王意不普大皇。

樾謹按大下奪而字。

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也。

樾謹按此下當接春秋辨物之理。至五石六鷁之辭是也。六十三字下。有脫簡在玉英篇。其文曰。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至非子路之所能見。三十六字。深察名號篇至此已畢。篇首云。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末云。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首末正相應也。今定其文如左。

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已。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

見。

今世關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矣。不可不察也。

樞謹按此下當接柢衆惡於內云云。自此以下。卽爲實性上篇。董子論性。必反求諸性之名。故曰性之名非生與。論心必反求諸心之名。故曰心之爲名柢也。蓋古人言義理。不離乎聲音訓詁。卽孔子正名之義。實性篇與深察名號篇。所以相次也。後人因兩篇之文。有相近者。遂將篇首今世關於性云云。誤入深察名號篇。春秋辨物之理一節之上。而兩篇遂不可分矣。今定此爲實性上篇。而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以下。則爲實性下篇。庶不失董子之舊乎。

柢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

樞謹按王道焜本注曰。柢疑衽。如甚切。榻也。然衽不訓榻。說文木部。集。弱貌。則榻仍柢字之訓耳。非其旨也。今按柢者衣襟也。襟有禁禦之義。釋名釋衣服曰。襟。禁也。交于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衽亦有任制之義。釋名釋喪制曰。小要。又謂之衽。衽。任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任。制與禁禦。其義相通。柢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正取任制之義。下文曰。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柢。柢禁對文。然則柢卽禁也。亦猶衽卽

襟也。原注所訓未達其旨。

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教之名民。莫能當善。

樾謹按名衍字。

土者火之子。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五行對。

樾謹按河閒獻王以夫孝天之經。地之義爲問。董子以天有五行對天之經矣。又對地之義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命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以下卽當云。此謂孝者地之義也。乃又有此土者火之子也。八十二字。夫上文旣以五行爲天之經矣。豈此又以五行爲地之義乎。反覆推求。此八十二字。乃五行之義。篇脫簡。誤躡於此耳。今訂正如左。

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爲也。

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天之數畢於十句，句天地之間，十而畢舉，句生長之功，十而畢成。陽尊陰卑。

樾謹按：上句字衍文。天地陰陽篇云：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是天之數非以句計，安得言十句乎？下兩句字乃弻字之誤。弻者，周匝之本字也。基義篇同，而畢於十，又誤作畢有十。

安所加以不在。

樾謹按：以猶而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安所加以不在，猶云何所加而不在。故下文云：在上下，在大小，在強弱，在賢不肖，在善惡，歷舉所在以明之也。

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

樾謹按：處乃虛字之誤。上文曰：陰常居空虛是也。漢書董仲舒傳：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亦作空虛可證。

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王道通三。

樾謹按：當作人主之好惡喜怒。下文云：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可證。生漑其樂以養，死漑其哀以藏。

樾謹按。既讀爲既。既盡也。

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就殺。天辨在人。

樾謹按。就當讀爲曾。史記魯世家。考公曾。索隱引系本作就是也。大元元文。直曾相勅。范望注曰。曾殺。是曾與殺同義。

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漑濟也。陰陽終始。

樾謹按。漑濟。卽既濟。損益既濟。皆易卦名。

故清溧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陰陽義。

樾謹按。清溧同義。不得以酸鹹爲比。據煖燠孰多篇云。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溧也不能有熟。又云。薰與溧。其日孰多。皆以薰溧相對爲義。疑此亦當云。故薰溧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淺人罕見薰溧。故誤改耳。

上所右而上所左也。陰陽出入上下。

樾謹按。當作上所右而下所左也。下文云。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與此文同可證。

以其有餘。徐來不暴辛也。基義。

樾謹按有餘二字衍文。餘卽徐之誤而衍者。旣衍餘字。因又增入有字耳。上文云。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暍。並無有餘之義。故知其誤。

首妄員。人副天數。

樾謹按妄讀爲頌。說文頁部。頌。大頭也。詩魚藻篇。有頌其首。毛傳曰。頌。大首貌。並合妄員之義。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五行相勝。

樾謹按下文云。土者君之官也。蓋土居中央。于五行最尊。故爲君之官。此乃云木者君之官也。義不可通。當爲衍文。

司營爲神。

樾謹按宣三年左傳。使民知神姦。是神與姦同類。上云。司農爲奸。此云。司營爲神。則神亦不美之名。故與司馬爲讒。司徒爲賊。司寇爲亂。一律矣。士卒不使。

樾謹按不使謂不從也。爾雅釋詁。使。從也。

比相生而問相勝也。五行相生。

樾謹按問乃問字之誤。比相生。若春木生夏火是也。問相勝。若秋金勝春木是也。

鳳凰高翔。五行順逆、

樾謹按上文恩及羽蟲。則曰鳳凰翔。此文咎及羽蟲。則曰鳳凰高翔。豈以高卑爲恩咎之別乎。殆不然矣。高翔當作不翔。宣元年公羊傳注曰。摘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是其證。

木干金則地動。治亂五行、

樾謹按當作木干火則地動。

惡者不出。五行變救、

樾謹按出乃黜之段字。

隱武行文。

樾謹按隱讀爲偃。漢書古今人表。徐隱王。師古注曰。卽偃王也。是隱偃古通用。

故王者爲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五行五事、

樾謹按則下有闕文。或於民字絕句。治爲法字之誤。法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二語相對。周官太宰曰。灋則以馭其官。

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

樾謹按明正乃則臣二字之誤。當作王者言可從。則臣從行。而天下治矣。尙書洪範正義引鄭注曰。君

言從則臣職治。與此義相近。

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郊語。

樾謹按上文有八物無十物也。蓋由淺人誤分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爲四事耳。其誤顯然。不可不正。

言不必立校。

樾謹按校讀爲效。謂不必立有效驗也。

問爲而爲之。

樾謹按當作問其所爲而爲之。奪其所二字。

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所從之也。

樾謹按各字乃者字之誤。修字乃循字之誤。循誤爲脩。因誤爲修矣。此引詩而釋之。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者有循從之也。有與又通。本書借有爲又者。不可勝舉。循字解率字之義。從字解由字之義。言舉先聖人之故文章。又循而從之。是謂率由舊章也。

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

樾謹按當作不祭天神而祭地神者。春秋譏之。蓋卽僖三十一年傳。譏不郊而望也。

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

樾謹按郊語郊義郊祭郊祀四篇實止一篇。殆由後人欲取足崇文總目八十二篇之數。以意妄分之耳。其文多錯亂。盧注訂正已多。上文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下文脫。當云。此古聖人文章之最重者也。盧以郊祭篇故古之聖人文章之最重者也。接之。文氣一貫。於是自篇首至此文。始可讀。然至此處。天何必善之下。接所聞曰天下和平云云。仍有脫誤。今考定其文。合四篇爲一錄之如左。

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天何必善之。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尙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惟祭天爲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民未偏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不食。父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告天。乃敢征伐。行子之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芄芃械櫜。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莪莪。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溥彼涇舟。烝徒櫜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

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何遽平乎？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戩，鬯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溥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於刑罰，疾于法令。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甯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甯丁我躬，宜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天若不予，是家者。是家安得立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議郊，未嘗譏君德不成于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敝，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

喪喪尙不辟。況他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於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郊祝曰。皇皇帝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也。天無尤焉。而辭順恭。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

按郊祀之辭。舊有脫誤。今從盧校本。

今羣臣學士不探察。

樾謹按探乃深字之誤。

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閒不可以接天何哉。

樾謹按其閒當作其家。上文曰。天若不于是家者。是家安得立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故此云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家不可以接天何哉。以文義求之。當作其家無疑。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

樾謹按此本作每更紀者。以郊祭首之。涉上文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而誤疊郊字耳。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順命。

樾謹按當作祖者父之天也。故下文曰。天者萬物之祖。

州國人民。

樾謹按民乃氏字之誤。莊十年公羊傳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

臣不奉君父。

樾謹按當作臣不奉君命。

或以驚當鳧。驚非鳧。可用否。郊事對。

樾謹按此本作或以驚當鳧。鳧當驚。可用否。故仲舒對曰。驚非鳧。鳧非驚也。又曰。柰何以鳧當驚。驚當鳧。可證此文之誤。

搔而不可從繞。執贊、

樾謹按從衍字。繞者撓之段字。搔而不可撓。卽荀子法行篇所謂折而不撓也。漢書枚乘傳。足可搔而絕。然則搔與折義亦相近。

賜有似於聖人者。

樾謹按聖人下當疊聖人二字。下所說皆聖人之德也。至賜亦取百草之心。始說賜之似聖人。然則此

當作聖人者明矣。上文云：雁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亦疊長者二字，正與此一律也。

山則巒嵒崔嵬，隄巍山川頌。

樾謹按：此本作山則巒嵒隄巍，說苑雜言篇作夫山巒嵒隄巍，即此文可證也。因傳寫之本不同，或作巒嵒崔嵬，或作巒嵒隄巍，而後人誤合之，於是作巒嵒崔嵬隄巍矣。一聲之字，不應疊用，其誤可知。上林賦於是乎崇山巒嵒，巒嵒崔嵬，亦本此文，並可爲證。

不遺小問。

樾謹按：問乃閒字之誤。說苑雜言篇正作不遺小閒。

丈夫五人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求雨。

樾謹按：聚珍本云：他本無老者二字。今以文義求之，無此二字者是也。據下文：冬求雨，用老者六人，則季夏之月不得亦用老者一也。且上文於春云：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於夏云：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於秋云：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於冬云：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是舞之者，或小童，或壯者，或鰥者，或老者，皆擇用明閒之人而立之者。或田嗇夫，或司空嗇夫，或司馬，或尉，皆在官之人也。此乃用丈夫五人舞之，老者五人立之。

於義不合。二也。然則此文宜如何。曰。此文直云。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所謂五人。非如丈夫五人。以數計也。五人乃當時有此名目。其字本作伍。漢書酷吏尹賞傳。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是伍人與亭長里正同類。此所使衣黃衣而立之者。即其人也。作五者古字通耳。後人不達其義。謂五人是以數計。則五人之上。不得無文。臆加老者字。而古制失矣。

夏之所受初也。祭義

樾謹按受初當作初受。傳寫誤倒。

夏約故曰初。

樾謹按此本作初受。故曰初。即承夏之所初受而言。與始生故曰祠。先成故曰嘗。畢熟故曰烝。皆承上而言者一律。因上文初受誤作受初。於是此文亦作受初。而今本作夏約者。即受初之誤。受之與夏。初之與約。字形皆相似也。

天有兩和。以成二中。循天之道。

樾謹按兩和謂春分秋分。二中謂冬至夏至。

是故和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前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

樾謹按此節多衍字。今正之曰：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起之不至於和之所運不能生，養之不至於和之所運不能成。

天地先盛牡而後施精，故其精固。

樾謹按地誤字。盛牡而後施精，以天言不以地言也。下文曰：地氣盛牡而後化，故其化良。則此文天地必天氣之誤。

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

樾謹按生衍字，蓋卽至字之誤而衍者。

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冰。蜃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

樾謹按凌注以是故食冰四字屬下爲義，非也。蜃無食冰之說，於義無取。且鶴之所以壽者，蜃之所以壽者，兩文相對，是故食冰，是故氣四越，兩文亦相對，則食冰自屬鶴矣。董子原文，疑作是故食不冰，冰者疑之正字。說文於冰篆下出重文，疑曰：俗冰從疑，是也。食不凝，謂所食不凝滯也。蓋中無宛氣，故食不凝滯，此鶴之所以壽也。相鶴經謂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是矣。淺人但知冰爲冰凍字，誤刪不字，遂失其義。

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於不時天并。

樾謹按天井二字無義。疑當作弃天。弃與并字相似。傳寫又誤倒耳。下文曰：不與陽陰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井。夫不顧天數。正弃天之謂。可知其誤矣。

冬避重溼。

樾謹按溼爲涉溼字。說文本作濕。而今經傳相承皆以濕爲燥溼之溼。然則此言重溼。卽重溼也。以溼爲溼。猶經傳之以濕爲溼矣。李翕析里橋鄙關頌。醴散關之嶮溼。溼卽溼也。與此正同。說詳王氏念孫漢隸拾遺。

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可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

樾謹按如此物獨生。卽而此物獨生也。惟其文傳寫錯誤。今正之曰：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不可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

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爲仁也。天地之行。

樾謹按此皆承上文而言。上文云：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則此文貴爵下奪所以爲尊也五字。

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天地陰陽、

樾謹按聖衍字也。此明人貴於物之義。上文曰。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是起於天畢於人也。此人之所以貴也。但言人貴。非言聖人貴。聖字之衍明矣。

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

樾謹按投字無義。疑數字之誤。

受其治者。不能辭其終。天道施、

樾謹按治乃始之誤。

諸子平議卷二十七

賈子一

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過秦上。

樾謹按史記無北字。是也。文選有北字。而李善注引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亦無北字。蓋要害之郡。卽指成皋之險。在東不在北。則北字衍文也。合縱締交。相與爲一。

樾謹按明吉府本作相舉爲一。舉與古通用。作舉者必古本也。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樾謹按吉府本守上有而字。疑勁弩上闕一字。下句云。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此句良將與信臣精卒對。勁弩與利兵對。必更有一字方與陳字對也。此字偶闕。後人誤以良將勁弩四字對信臣精卒四字。遂覺而字無謂。輒刪去之矣。吉府本有而字。猶可推尋其迹。然所闕者何字。無可據補也。俛起阡陌之中。

樾謹按俛當從始皇本紀作偃。字誤作俛。而陳涉世家遂作俛仰矣。阡陌亦當從史記作什伯。十人爲

什百人爲伯。以軍法言。卽上文所謂行伍之間也。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

樾謹按致字衍文。萬乘當從史記作千乘。區區之地。言其地之小也。與序八州相對。千乘之勢。言其勢之弱也。與朝同列相對。序者次第之也。陳涉世家作抑。蓋字之誤。因而始皇本紀又誤爲招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過秦中。

樾謹按與民更始四字。當在不行此術句下。

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

樾謹按此本作故先生觀終始之變。觀字誤分爲者見二字。亦猶禮記祭義篇分覲字爲閒見二字矣。
循津關。過秦下。

樾謹按潭本循作修。是也。修通作脩。因誤作循耳。

案士息民。以待其弊。

樾謹按案士無義。案當從史記作安。士乃士字之誤。吉府本正作士。言安息其士民。以待諸侯之弊也。
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閒所不欲焉。宗首。

樾謹按閒乃閒字之誤。疑猶恐也。禮記雜記篇。皆爲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是矣。且猶將也。淮南時則

篇雷且發聲。高誘注曰：且猶將也。是矣。疑且歲聞所不欲焉。猶曰：恐將歲聞所不欲焉。上文云：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矣。聞所不欲，卽指此等事而言。蓋謂不蚤圖之，則此等事恐無歲不聞也。聞與閒形似致誤。儀禮士虞禮篇鄭注曰：不言養禮畢於尸，閒嫌。又曰：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聞，其義或殊。兩聞字，今皆誤作閒。辯見羣經平議。此文聞誤作閒，正與彼同。盧氏文詔不能訂正，反謂此十九字不成文理而刪去之，謬矣。匈奴篇云：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贄以責漢。此云疑且，猶彼云疑將，可以互證。

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

樾謹按：吉府本建本並有此十六字。在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句下。當從之。且謂天何四字爲句。天卽天時也。上云：時且過矣。上弗蚤圖。故此曰：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八字爲句。奇之言奇羨也。奇贏也。史記貨殖傳曰：時有奇羨。漢書食貨志曰：操其奇贏，是其義也。言漢與諸侯王比權量力，亦不甚奇贏。而欲諸侯王數數受其制，豈可得也。此乃賈子原文。班固刪去之。而後人依漢書以刪賈子。故潭本無此十六字。盧氏謂其不成文理，從潭本削去，是讀漢書非治賈子也。

臣聞之自禹以下五百歲而湯起。數實

樾謹按：漢書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卽接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云云。文氣脗合。今以臣聞之。

自禹以下至又將誰須也一段橫隔其中殊不可通。若移在篇首，臣竊惟事勢之上，則文理俱順矣。蓋由後人依漢書刪去此段，而校補者又不當其處耳。

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

樾謹按：怪字難通。明吉府本作何怪矣。當從之。怪猶異也。言何其異也。蓋過五百歲而聖王不作，可怪異之甚也。作怪者形似而誤。

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摻亂業，握危勢。

樾謹按：是當爲足下文。食穀之法固百以是。盧校曰：是當爲足。正與此同誤。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

樾謹按：自此以下凡用因字耳字者十，其句法皆同。班固刪改以入漢書，大失賈子之真。當以此書爲正。後人習讀漢書，不覩賈子原文，故亦無襲用此句法者，或反以爲誤，失之。

因觀成之廟爲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亡極耳。

樾謹按：此當作爲天下太宗，承天下太祖，與漢長亡極耳。天下二字，誤在漢上，義不可通。子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藩傷。

樾謹按：立字絕句，其身以子句，當有闕文。蓋謂奪之其身以與其子也。盧校謂當作其身而天子將何

失非是。

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藩疆。

樾謹按盧校本刪此四十一字。非也。此與上文欲令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反覆相明。其云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則又起下文也。上文大都篇曰。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與此句正相接。蓋賈子原文本是一篇也。後人割而分之。盧氏遂疑其語氣不了矣。

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大都。

樾謹按謀當爲媒。古字通用。權重篇曰。亂媒日長。是其證也。審微篇曰。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謀亦當爲媒。奸言由。亂言媒。語意相近。

以皇帝所在宮法論之。等齊。

樾謹按建本作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非也。上句云。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則此句當作皇帝所在宮明矣。兩所在字正相應也。盧校本反從建本作在所。殊誤。

諸侯之言曰。令儀令言是也。

樾謹按明吉府本作諸侯之言曰令儀之言是也儀之言句雖不可解必是古本如此後人因上文天子之言曰令甲令乙是也遂臆改之曰令儀令言是也使與上文一律然令儀令言亦仍不可解當從古本而闕疑

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服疑

樾謹按名號異下當疊名號異三字本云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名號異則權力異以下諸句皆同古書遇疊句多省不書止於字下加二小畫識之傳寫奪去耳建本於則死喪異下又加則字是誤於則字絕句矣

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殆不少矣益壤

樾謹按卒乃立字之誤其欲有立也類良有七字爲句蓋言吏民苦屬漢欲有所立者多有也類乃語詞良猶甚也良有卽甚有也漢書作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卽本此文而潤色之耳屬遠篇云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遁而歸諸侯類不少矣可與此篇互證所至二字屬下句讀

今所持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

樾謹按特之下脫二國耳三字。皇太子亦特之二國耳。謂亦特此二國耳之猶此也。上文曰陛下所特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又曰唯皇太子之所特者。亦以之二國耳。與此文相同。可證。

天子無可以徼倖之權。五美

樾謹按天子當作天下。吉府本不誤。

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樾謹按此本作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下文云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卽承此而言。可據訂也。又按漢書盡而止上有地字。此亦當有傳寫奪之。

特賴其尙幼倫煖之數也。制不定。

樾謹按倫乃倫字之誤。煖乃緩字之誤。倫緩者言苟緩之而已。建木誤作倫煖。其字形尙相近。譚本作倫煖。則彌遠矣。

所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

樾謹按此當從漢書作皆衆理解也。象卽衆字之誤。

周襄王出逃伯鬪。番微

樾謹按周襄王出居於鄭。左傳以爲避大叔帶也。而此以爲逃伯鬪。乃古事相傳之異。宜表出之以廣。

異聞。鬪卽鬪之俗字。

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階級、

樾謹按弛讀爲纒。說文糸部。纒繫纒也。聞命而自纒者聞命而自繫也。故下曰。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據說文弛或作號與纒同聲。故得通用。師古注漢書曰。弛廢也。自廢而死。無論自廢而死。不得但謂之自弛。且與下文大罪之聞命自裁何別乎。

慮非顧行也。俗激、

樾謹按慮猶無慮也。古人常語。慮非顧行也。謂大氏非顧行也。建本慮下衍念字。乃淺人不得其義而妄增。下云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掇寢戶之簾。亦言其大氏如此也。潭本作利。亦淺人改之。

攻擊奪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忻。時變、

樾謹按攻當作工。貴人並衍文。貴卽賢字之誤。而衍者因又衍人字耳。忻乃折字之誤。故潭本作圻。圻與折尤相似也。善突盜者爲折。折讀爲哲。古字通用。尙書呂刑篇。折民惟刑。墨子尙賢中篇。作哲民惟刑。是也。爲哲與爲賢同意。下云諸侯設詔而相飭。設輶而相紹者爲知。知亦哲也。諸侯二字未詳。疑衍字。

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

樾謹按下出字衍文。偷踰等三字，卽在上出字之下。本作今俗侈靡，以出偷踰等相驕，以富過其事相競。傳寫脫偷踰等三字，補者誤箸句下，又衍一出字耳。

民不爲奸而貧爲里母也。

樾謹按母當作侮，言爲里人所輕侮也。下云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語意相近。

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瑰璋、

樾謹按周疑害字之誤，害用者害於用也。下文云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

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

樾謹按用一歲當作用之宜一歲，與作之宜一日相對爲文。作之費日，用之易弊，兩文亦相對。其中閒不當有挾巧二字，此二字當在不耕而多食之上，謂其挾巧伎而不耕作，反多食農人之食也。

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

樾謹按公得冒主者，謂顯然得冒主也。漢書吳王濞傳，公卽山鑄錢。胡建傳，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注並曰，公謂顯然爲之也，是其義也。夫人務侈，謂人人務侈也。襄八年左傳，夫人愁痛。杜注曰，夫人猶人人也，是其義也。

曰爲大夫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孽產子。

樾謹按。建本如此。潭本無夫字。然夫字非衍文。但當移在曰字之上。其文云。夫曰爲大。句治。句可也。句若爲大。句亂。句豈若其小。蓋此因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故以此破之。無動是一說。爲大又是一說。上文云。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乃破無動之說也。此云。夫曰爲大。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乃破爲大之說也。賈子以爲獻計者。但知爲大耳。爲大而治誠可也。爲大而亂。則豈若爲其小乎。文義甚明。盧本刪去此十五字。則上文有無動爲大兩說。此但破無動一說。於文爲不備矣。

進計者猶曰無爲。

樾謹按。上文云。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夫曰爲大。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蓋舉獻計者之說。而一一破之也。此文當云。進計者猶曰無動爲大。方與上文相應。乃云進計者猶曰無爲。則既遺爲大一說。而上云無動。此云無爲。亦殊不合矣。蓋賈子原文。本作無動爲大。班固刪削。遂成此誤。不可不正也。

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壹通。

樾謹按。所謂卽所爲也。古書謂爲字多通。呂氏春秋恃君篇。凡吾所爲爲此者。趙策作所謂。史記蕭相國世家。上所爲數問君者。漢書作所謂。此文用所謂。正賈子之原文。盧校云。本作所謂。誤。今改正。則失

之矣。上文云。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所謂亦所爲也。盧氏何不改乎。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

樾謹按自此至陛下柰何久不正。此與前段罷關意不相承。當合下屬遠篇爲一。蓋壹通篇之文。至害兼覆之義。不便而止。天子都長安以下。卽爲屬遠篇。傳寫者誤割之。非賈子之舊矣。

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屬遠。

樾謹按不字衍文。天下振者。言天下爲之振動也。今衍不字。非其意矣。

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彊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

樾謹按盧校疑行勝當作行滕。已得之矣。自詣當從潭本作自儲。吉府本作自諸。諸卽儲之段字也。以所聞三字涉下竊以所聞句而衍。慮非假貸自儲。非有也。言大氏非假貸自儲。則無有也。非有猶無有耳。痺篇曰。死而非補。猶死而無補也。可證此非字之義。

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

樾謹按盧氏以丞相二字連讀。大誤也。此以縣令丞連讀。相歸休者連讀。見字衍文。卽得字之誤。而衍者。古得字作尋。闕壞而爲見字。校者注得字於下。傳寫誤合之。遂成見得二字矣。此言道路遼遠。人不願往。縣令丞之歸休者。大氏非彊有力。卽不得從者耳。

六七諸公皆無恙。親疏危亂。

樾謹按六七下又言諸不辭甚矣。諸公當作公諸。諸讀爲者。古字通用。爾雅釋魚龜。俯者靈。仰者謝。前
兪諸果。後兪諸獵。諸卽者字也。禮記郊特牲篇。或諸遠人乎。士虞禮注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也。六七
公諸皆無恙。猶言六七公者皆無恙。後人不達其義。涉下文屢言諸公。因誤倒之耳。漢書正作六七公
者可證。

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者。

樾謹按白虎通諫諍篇曰。宰制也。故此以宰制連文。漢書作帝制。則與天子自爲複矣。
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

樾謹按漢書作誰與領此。此卽指諸侯而言。班固所改也。又刪此所謂親也者六字。然此句上應臣請
試言其親者。下起故疏必危親必亂。似未可刪。盧校從漢書削去。則不如讀漢書矣。

故禹水九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憂民。

樾謹按甚也卽甚者。屬下爲義。猶曰甚者野無青草也。禮記檀弓篇。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論語陽貨
篇。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無也。並上言古者。下言今也。是也與者同。

未穫年。富人不貸。貧民且飢。

樾謹按年當從潭本作耳。吉府本同。此言豐歲特未收穫耳。然其困已若此。上弗自憂。將以誰偷。

樾謹按偷讀爲輸。荀子脩身篇。偷儒轉脫。楊倞注曰。偷當爲輸。是其例也。言上弗自憂。則此憂無可委輸也。

中國乘其歲而富彊。解縣。

樾謹按歲乃威字之誤。此說匈奴事。與歲無涉。

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匈奴。

樾謹按昧利猶貪利也。漢書匈奴傳贊。昧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

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人道。信爲大操。帝義也。

樾謹按師古注漢書本傳。引此曰。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此文人道下奪也字。仁人古通。帝常形似。然上文曰。妨害帝義。則帝字不誤。

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

樾謹按匈奴之使至者。是一事。大降者。是一事。若猶及也。猶言匈奴之使至者。及大降者也。禮記內則篇。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與此若字同義。下文曰。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又曰。陛下之所召幸。若

所以約致也。並與此同。

美馘臙炙肉。

馘謹按炙肉二字。衍文也。臙卽炙之異文。炙從肉從火。此變從火爲從彡。則以義而兼聲矣。故炙亦作燠。顏氏家訓曰。火旁作庶爲炙。是也。庶與煮同聲。周官庶氏注曰。庶讀如藥煮之煮。然則臙從彡聲。猶燠從庶聲矣。讀者以臙卽炙肉之炙。故注炙肉二字於下以識之。傳寫誤合之正文耳。美馘臙。具醢醢。皆三字爲句。今衍炙肉二字。則與下句不倫矣。

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

馘謹按但乃具字之誤。具誤爲俱。因誤爲但矣。下文云。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與此同義。彼分言之。則曰。助之具。假之樂。此合言之。則曰。假之具樂矣。具謂器具。樂爲鼓樂。非一事也。

陛下必時有所富。

馘謹按富當從建本作官。盧校依他本作富。非是。官者館之古文。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保傅篇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注漢書曰。官謂官舍。官舍卽館舍也。此云時有所官。猶云時有所館。下文云。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廚處。大困京。廡有編馬。庫有陣車。並就館舍言。可證。下文又曰。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益知此文作富者之誤矣。

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

樾謹按王乃土字之誤。屬上讀。言皆過其故土也。慮出其單于。或六字爲句。或讀爲域。說文戈部。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重文域曰。或又從土。是或本域之正字也。出其單于。或者。出其單于之邦域也。慮與無慮同。猶大氏也。言大氏出其單于之邦域。時時賜此而爲家也。

上乃幸自御此薄。

樾謹按薄讀爲博。謂博戲也。莊十二年公羊傳。與閔公傳。釋文曰。博字書作簿。然則此作薄者。疑簿之誤矣。上文或薄或揜。義與此同。

具帶服賓餘。

樾謹按賓餘。卽史記匈奴傳所謂比余也。餘余同聲。古字通用。周官委人職。凡其余聚以待頒賜。鄭注曰。余當爲餘。是也。賓與比亦一聲之轉。白虎通封禪篇。賓連者木名也。其狀連累相承。然則賓連卽比連也。說文目部。引詩國步斯曠。今詩桑柔篇。作國步斯頻。鄭箋云。頻猶比也。蓋頻比一聲之轉。曠頻亦一聲之轉。賓得通比。猶曠得通頻也。國語齊語。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管子勢篇曰。動靜者比於死。比於死。卽濱於死也。並可爲賓餘卽比余之證。衆欲無來。恐或軒之。

樾謹按軒乃擗字之誤。文選長楊賦。麾城擗邑。李善注引蒼頡曰。擗。拍取也。恐或擗之言。恐爲人所取。方與上句若虎在後一律。漢書楊雄傳作擗。卽擗之誤。此作軒。又擗之壞字矣。

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臠炙臠者。每物各一二百人。

樾謹按大字不誤。潭本作夫。非也。大猶言大率也。數甯篇曰。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爲紀。與此大字正同。

闔閭富。故然使專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軻殺秦王政。准難。

樾謹按此本云闔閭富。句。然故使專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句。然故使荆軻殺秦王政。然故猶是故也。禮記少儀篇曰。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管子任法篇曰。然故。謹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荀子大畧篇曰。然故。民不困財。韓子難三曰。然故。忠臣盡忠於公。諸書並以然故連文。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此文兩言然故。正與彼同。今作故。然。則不可通矣。

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

樾謹按不億猶不逞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不可億逞。是億與逞同義。

或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傳職。

樾謹按革者戒也。文選三國名臣序贊。訓革千載。李善引蒼頡篇曰。革。戒也。革勸卽戒勸。國語楚語正。

作以戒勸其心。

德言以揚之。

樾謹按楚語作德音以揚之。疑此言字誤。

天子不姻於親戚。

樾謹按古人稱父母爲親戚。昭二十年左傳。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韓詩外傳。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並其證也。此本作天子不恩於親戚。後人不達親戚之義。故易以姻字耳。大戴記保傳篇作天子無恩於父母。父母卽親戚也。

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

樾謹按此本作安而易。與下句樂而湛。相對爲文。隸書所字或作𠄎。見魏孔羨碑。與而字相似。因致誤耳。大戴記保傳篇作安如易。如卽而也。

夜漏屏人而數。

樾謹按數者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爲數。故數亦爲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蓋稱說者必一一數之。故數與說其義得通。隱十二年穀梁傳曰。植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甯注曰。累數總言之也。然則累數卽累說也。屏人而數。猶屏人而言。盧校未得數字之

義。故疑其有脫文矣。

左臆右臆連語、

樾謹按臆讀爲十萬曰億之億。左億右億極言其數之多也。

提石之者猶未旨止。

樾謹按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以冒絮提文帝索隱引蕭該曰提猶擲也。廣雅釋詁石擲也。此提石二字之義。

以時巡循輔佐、

樾謹按巡乃順字之段借。巡順並從川聲。古通用也。循乃脩字之誤。循脩二字隸書相似。往往致誤。荀子王制篇曰以時順脩。楊注曰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可據訂正。盧校云循卽巡字。後人妄增。猶未得也。

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

樾謹按命字上奪脩憲二字。審詩商脩憲命禁邪言息淫聲皆三字爲句。荀子王制篇作脩憲命。審詩商禁淫聲是其證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八

賈子二

虞人翼五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禮。

樾謹按復乃優字之誤。言優假尊者。使之易中也。上文云。所以優飽也。文義正同。今誤作復。義不可通。既云以待一發。則無再發之事。又何復中之有。

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

樾謹按還乃還字之誤。小爾雅廣詁。沒。無也。方言曰。還。及也。沒。不還者。無不及也。故下所說。皆逮下之事。

不出穎羅。

樾謹按穎讀爲絳。大元元瑩篇。禍福絳羅。正以絳羅二字連文。可證也。絳從圭聲。穎從頃聲。而得相通者。說文絳讀若回。卽其例矣。禮記祭義篇。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鄭注曰。頃當爲跬。聲之誤也。然則絳之通作穎。猶跬通作頃矣。

魚肉不入廟門。

樾謹按魚肉之義未詳。肉疑育之壞字。育下從肉。闕其上半。則爲肉字矣。魯語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置。麗設。筭鄂。以實廟庖。卽魚育不入廟門之義。

攪齧搏擊之獸。鮮毒。蠹。猛。切之蟲。密。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樾謹按盧校本於鮮字密字絕句。是矣。惟未解密字之義。密讀爲伏。古人書伏字。或作慮。或作宓。故伏羲氏。漢書五行志作慮。古今人表作宓。密與慮宓同聲。故亦得通作伏矣。毒山句不可曉。疑毒字衍文。蓋卽涉上句而衍者。薄矣二字。傳寫誤倒。賈子原文云。山不蕃。草木少矣。言山之不蕃。草木者少也。又云。薄鑠乎大仁之化也。薄鑠連文。猶言灼鑠也。古音灼與暴近。墨子親士篇。靈龜近灼。神蛇近暴。以灼暴爲韻。是其證也。而薄與暴聲相同。匡謬正俗七引山海圖讚曰。暴有薄音。漢書宣帝紀注曰。薄亦暴也。並其證也。是故薄鑠卽灼鑠也。凡形況之辭。本無定字。亦無定義。在以聲求之而已。爾雅釋詁。昆劉暴樂也。桑柔篇。毛傳作暴爍。卽此文薄鑠也。暴爍本希疏之義。而因有光明之義。凡樹木茂密則幽。希疏則明也。因又變其字爲灼鑠。說文新附。灼鑠。光也。許書無灼鑠。而有灼鑠。實則皆後出字耳。

溲然漑然憂以湫容經。

樾謹按此當從潭木作憂以下。湫卽漑之異文。不當重出。

喪紀之容。恻然懾然若不還。

樾謹按還亦當爲還。與禮篇沒不還同誤。若不還者。若不及也。下云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不足猶不及也。

身似不則。

樾謹按不則之義不可曉。或改爲側字。亦非也。身自不宜傾側。豈但似之而已乎。則當讀爲卽。禮記王制篇必卽天倫。鄭注曰。卽或爲則。是古字通用。故廣雅釋言曰。則卽也。身似不則者。身似不卽也。言其身若不往就之者然。故下句曰。從容而任。

旄如濯絲。

樾謹按淮南墜形篇。多旄犀。高誘注曰。旄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此文旄字。當從彼讀。方合如濯絲之義。

隨前以舉。

樾謹按隨乃駸之段字。隨從隋聲。與妥聲相近。儀禮士虞禮注曰。今文墮爲綏。特性饋食禮注曰。墮與按讀同。並其證也。古無駸字。故以隨爲之。說詳羣經平議周易執其隨下。此云隨前以舉。與下句項衡以下。相對爲文。言拜之時。其駸必前以舉。其項必衡以下也。益知隨之爲駸段字矣。

故能宗揖其國。

樾謹按揖與輯通。宗疑安字之誤。安輯之文。史傳屢見。漢書段會宗傳。使安輯烏孫。孫寶傳。蠻夷安輯。西域傳。可安輯。安輯之。王莽傳。安輯海內。並其證也。

審乎明王。

樾謹按淮南子本經篇。審于符者。高誘注曰。審明也。審乎明王。正以審乎爲形況之辭。審乎所以擬其明也。潭本審作沈。非是。

故威勝德則信。德勝威則施。

樾謹按信當讀爲愍。周書世俘篇。凡愍國九十有九國。孔晁注曰。愍。惡也。威勝德則惡矣。故曰愍也。施者弛之段字。言德勝威則廢弛也。

是法廢而威不立也。春秋

樾謹按此下有非所聞也四字。盧梭以爲不類原文而去之。此大誤也。論衡福虛篇載此事云。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然則此文亦必與彼同。但奪去以使國人之五字耳。當據論衡補。

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樾謹按故字衍文。論衡福虛篇作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無故字。

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

樾謹按視聽乃親德之誤。論衡作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是其證也。上云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此云天之親德。卽承上文爲說也。廣雅釋詁。察至也。不可謂不察者。不可謂不至也。後人不達察字之義。疑與天之親德。意不相承。遂以形似之字易之。而爲天之視聽矣。

寇挾城堞矣。

樾謹按挾讀爲接。儀禮鄉射禮兼挾乘矢。大射儀挾乘矢。鄭注並曰。古文挾皆作接。

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

樾謹按戰國策作小而生巨。當從之。古占驗之辭。必有韻。巨與下爲韻。大與下則非韻矣。當據國策訂正。

昔楚莊王卽位。自靜三年。先醒。

樾謹按靜讀爲靖。古字通用。尙書堯典篇。靜言庸違。漢書王尊傳作靖言庸違。是其證也。爾雅釋詁。靖謀也。自靖者自謀也。韓詩外傳載此文。作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雖與此不同。然彼謀字卽此靜字之義。

天下服而□御耳痺。

越謹按上句云上下調而無尤。下句云四境靜而無虞。則此句所闕亦必是無字矣。御讀爲悟。御從卸聲。卸從午聲。悟從吾聲。吾從五聲。故御與悟聲近而得通。說文金部。鑷或作鑿。卽其例也。天下服而無悟者。天下服而無逆也。說文午部。悟逆也。後人不解御字。以無御不可通而闕之。又或妄補在字。更失之矣。

飲腑水。

越謹按腑卽腐字。移下半肉字於古旁耳。呂氏春秋盡數篇。流水不腐。然則腐水謂淤積之水。楚辭離世篇。淹芳芷於腐井兮。王逸注曰。腐臭也。卽此所謂腐水矣。

請婦人爲妾。丈夫爲臣。百世名寶。因閒官爲積。

越謹按官乃館之古文。說詳匈奴篇。閒官卽閒館。謂館舍之空虛者。上林賦。靈囿燕於閒館。是也。此言請以越國百世之名寶。因吳國館舍之空虛者。而以爲積。故曰因閒館爲積也。

稱善累德。

越謹按稱讀爲稱。說文苒部。苒并舉也。并舉亦有積累之義。故與累德對文。

范蠡負室而歸五湖。

越謹按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吉府本同。當從之。蓋此文言越之君臣皆不善終。以明誣神而逆人。則

天必敗其事也。下文曰：大夫種繫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句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則死，然則范蠡負石蹈湖，亦是言其不得其死，非如蔡澤所謂超然避世，長爲陶朱者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故箕子窮于商，范蠡流于江，意與此近。古事相傳，往往不同，卽如子胥爲夫差所殺，其事甚著，此云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籠而自投水，然則說范蠡事，豈必如世所傳乎？

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

樾謹按：牧乃狀字之誤，言天之處雖高，而其聽則甚卑，其狀雖若芒芒然，而其視則甚察也。

寡人朝飢，時酒二醜。論誠、

樾謹按：說文角部：觶，小觶也。醜卽觶字，變從角者，而從酉耳。說文以爲小觶，實卽觶之異文。觶之爲觶，

猶觶之爲觶也。

大夫國士畜我。

樾謹按：大字衍文也。上云：夫衆人畜我，此云：夫國士畜我，兩文正同。古人書大夫字，或止於夫下，積二畫，如嶧山碑：御史夫二臣德是也。故往往相亂。晏子春秋問篇：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是誤大夫爲夫也。此云：大夫國士畜我，是誤夫爲大夫也。雖屬錯譌，而尙可見古書之真。別本有作是者，則後人率意妄改耳。盧校反謂建本譌，非也。又階級篇：作國士遇我，此作畜我，義通。盧氏必從別

本作遇我亦失之拘矣。

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退讓。

樾謹按見當作尋。古得字也。與見相似。往往致譌。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亦尋字之譌。

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間之者。裹糧而至。君道。

樾謹按民間之者。民自聞之也。非文王令之聞之也。於義殊不可通。潭本作令近規之。民間之者。響裹而至。吉府本同。據此則當於規之絕句。近乃匠字之誤。干祿字書所載。如匝作迺。匹作迺。匣作迺。陋作陋。凡從匚之字。每變而爲辵。然則匠之誤作近。亦猶是矣。此言文王有志爲臺。令匠氏規度之。而民之聞之者。已裹糧而至矣。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此卽所謂令匠規之者。蓋古詩說也。因匠誤作近。遂改規字爲境字以合之。其句讀舛。而義亦全失矣。

榆缺陂。雜芷若。蚩虱視。益口笑。勸學。

樾謹按此皆以三字爲句。榆缺陂。未詳。疑榆字讀若司馬相如傳揄紆縞之揄。揄之言引也。陂乃輒段字。此句蓋言衣服之美耳。雜芷若者。芷若皆香草也。列子周穆王篇。雜芷若以滿之。正以雜芷若連文。故知此當以三字爲句也。蚩虱視。義不可通。蚩疑望之。段字虱則風之誤字。言望風而視也。益口笑者。

益讀爲翳。堯典之益。秦本紀作翳。是其例也。方言曰。翳。掩也。翳口笑。卽掩口笑也。此數句。惟第一句之義。尙當闕疑。以下三句。皆明白矣。盧校本疑。榆缺卽陝輸。因以榆缺陟雜爲句。芷若蚤虱爲句。無理殊甚。不可從也。

昔者南榮跖醜聖道之忘乎己。

樾謹按。忘當爲亡。亡乎己者。不在乎己也。古人謂不在爲亡。禮記祭法篇。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荀子正論篇。然則鬪與不鬪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淮南子原道篇。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和。諸書並以亡與在對。是亡猶不在也。後人不達亡字之義。加心作忘。轉不可通矣。

鏡儀而居。道術

樾謹按。儀讀爲俄。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傳曰。俄。頰貌。廣雅釋詁曰。俄。衺也。凡人置鏡必稍傾衺之。然後可以自鑒。故曰鏡俄而居也。

反友爲齧。

樾謹按。齧字無攷。說文齒部。齧。缺齒也。讀若權。疑卽此字。蓋相齧齧之意。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爲汗。

樾謹按隱三年左傳服注曰水不流謂之汙字亦作滂一切經音義八引三蒼曰停水曰滂是汙爲停積之水故反行爲汙也

行歸而過謂之順

樾謹按過當作和古書和字或以曷爲之淮南子說山篇曷氏之璧高誘注曰曷古和字是也賈子原文本作曷後人不識因改爲過矣和與順義正相應

六理無不生也六術

樾謹按無字絕句言無此六理則不生也

以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

樾謹按與乃興字之誤

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爲三廟上室爲昭中室爲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

樾謹按此所謂廟非廟祧之廟也呂氏春秋慎勢篇曰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是王者所居謂之廟也此三廟卽所謂三寢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曰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

寢其說略同。而謂孫從王父母似不若此書所說之善矣。
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

樾謹按此本作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小。言數之多者由少而加。度之大者從小而出也。下文曰：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豪。是故立一豪以爲度始。此正度出於小之證。建本作數加於小。蓋卽下句之小字。誤移至上句耳。於是下句遂不得其字。妄加居字以足句。校者雖知上句之當作少。而不知移小字於下句。則終無以得其義也。

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道德說。

樾謹按盧校本改畢作華。而說以周官彤方氏華離之地。恐未足據。其於離字絕句。尤誤。據下文。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則狀字當屬上讀。此云理離狀也。亦離狀連文。不得於離字絕句。明矣。理離狀卽畢離狀。蓋畢誤作里。又誤作理耳。

未變者道之頌也。

樾謹按未字乃夫字之誤。

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

樾謹按精乃循字之誤。察人之循德之理與弗循。十字爲句。下文云：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

合句法與此一律。因循字誤作精。盧校遂於弗字絕句。下句亦讀至不字絕句。殊失之矣。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大政上。

樾謹按此下有闕文。以上文例之可見。

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

樾謹按謂之不明句。當在知惡而弗改下。

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

樾謹按衰也當作衰之。此云何君子之道衰之數也。下云何天誅之遲也。兩文相對。數之言促速也。禮記曾子問篇不知其己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此以數與遲對。正與彼同。亦當讀爲速。下文曰。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卽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卽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久也。久數對文。可知數字之義。卽可證此句之誤。

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

樾謹按曲折而從君。上有闕文。當有如形一喻。然後如景句。乃有所承。蓋聲響一喻。形景一喻。不可并而爲一下文。曰。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啍啍然。協

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以後證前。知此文將言如景。必先言如形。其有闕文明矣。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大政下。

樾謹按信疑倍字之誤。

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

樾謹按此道之政也。文不可通。當作此道之謂也。傳寫誤耳。上文云。故勸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與此文法一律。

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

樾謹按行下本有政字。上云。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此云故國也者。行政之綱。然後國臧也。兩文相承。今奪政字。則文不成義矣。

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

樾謹按察也二字。誤倒。侯字衍文。士察二字亦誤倒。本云。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也。察國之治。句。政在諸大夫。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下文云。君必擇其臣。卽所謂察國之治。政在諸大夫也。惟國之治在諸大夫。故君必擇其臣也。又云。臣必擇其所與。卽所謂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也。惟士之理在其與徒。故臣必擇其所與也。舊校本作察國之治。在夫諸侯。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下句得之。上句猶未得。

又按上句所謂政在諸大夫者。此政非政令之政。乃是語詞。猶言正在於此也。下文政有命國無君也。政有命國無吏也。政有命國無人也。又云。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故政謂此國無人也。諸政字並同。論語述而篇。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卽此文政字。

分人而不譚者。其惟道矣。脩政語。

樾謹按譚讀爲劓。說文刀部。劓。滅也。字或作擗。管子五輔篇。整齊擗。以避刑戮。又或作縛。荀子不苟篇。不能則恭敬。縛。以畏人。擗。屈。縛。並卽劓。滅之義。而引申之。字異而義同也。分人而不譚者。謂雖分以與人。而其數不爲之減也。虛解以譚。沓釋之。則與分人之義不相應矣。吉府本譚字下注云音擗。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樾謹按忘讀爲亡。大元交次四。往來熏熏。得亡之門。范望注曰。亡猶絕也。播之於天下而不亡。謂播之於天下而不絕也。詩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謂德音不絕也。國語周語。令聞不忘。謂令聞不絕也。其義並同。若以本字讀之。則胥失之矣。

學黃帝之道而賞之。

樾謹按賞讀爲償。廣雅釋言。償。復也。

帝譽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爲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已。故節仁之器。以脩

其躬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

樾謹按：故士緣黃帝之道至天下亦平矣二十五字，皆衍文也。上文載帝顓頊之言云：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矣。此文涉彼而衍，又改下句黃帝爲顓頊，以實其爲帝嚳之言。盧氏梭親疏危亂篇云：傭書小人，唯欲篇幅稍溢，利多得金，其知言乎。困學紀聞卷二引此書曰：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是王厚齋所見本無此數語，且兩條合爲一條，亦無下帝嚳曰三字也。或疑王氏所引不備，未足爲據，則固不然。如下文有兩湯曰，王氏引之，則云湯曰又曰，未嘗并爲一談也。若此有兩帝嚳曰，則亦當云帝嚳曰又曰，何以并而一之乎。

故吾詳取之以敬也。

樾謹按：困學記聞引此無詳字，當據刪。

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脩政語下。

樾謹按：盧校別本作戰乎，當從之。上文周武王問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故粥

子告以攻守戰三者同器也。攻守而戰乎。猶大政上篇云。明君而君子乎。賈子自有此文法。言攻守與戰也。三者並舉。以而字連屬之。又用乎字爲語詞耳。上下文粥子之對。並曰唯疑。此文唯下亦當有疑字。

上下之人等其志矣。

樾謹按禮記樂記篇。然後立之樂等。鄭注曰。等。差也。周官司勳職。以等其功。鄭注曰。等。猶差也。然則等其志矣。謂其志有等差也。與上文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一義。非齊等之謂。

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禮容語下。

樾謹按是當爲視。釋名釋姿容曰。視是也。視與是義本相通。故古書或段是爲視。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以搏鼠。楊倞注曰。是蓋當爲視。此其證也。國語周語載此事曰。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此言是彼言視。文異而義同矣。

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

樾謹按制令當爲制度。蓋訓命爲制度。訓基爲經。故下文曰。經制度。卽釋基命之義。後人不達其意。疑命當訓令。遂改爲制令。然詔令稱制。三代未聞。制令二字。義不相連。賈子述叔向之言。不當以制令連文也。至基之訓勢。未聞其義。直當爲衍文耳。

太宰持斗而御戶右。胎教。

樾謹按斗大戴記保傅篇作升。盧辯注曰。升所以斟。孔氏廣森補注。以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斟酒說之。然穆天子傳。佐者承斗而哭。郭璞注曰。斗。斟水杓也。御覽七百六十二引通俗文曰。木瓢爲斗。則斗亦未始不可以斟。盧氏所據大戴記。其作升作斗。未可知也。且下文云。荷斗而不敢煎調。則並非斟酒之物。孔氏謂持升卽持勺。義亦未安。今按斗與豆音近而易誤。考工記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注曰。豆當爲斗。又云。飲一豆酒。注曰。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並其證也。疑此文本作太宰持豆而御戶右。詩生民篇。印盛于豆。毛傳曰。木曰豆。豆。薦菹醢也。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執觴觚杯豆而不醉。盧注曰。豆。醬器。則與下文不敢煎調。文義正合。因豆斗聲近而誤。豆爲斗。又因斗升形似而誤。斗爲升。均非本字耳。

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爲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

樾謹按羞臣領三字。及故謂領臣之子也。七字。並疑衍文。此本云。正之禮者。王太子。句。無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句。之子。朝王太子。句。是謂臣之子也。蓋以上文所說諸禮。惟王太子得行之。人臣之子皆無是也。故曰。正之禮者。王太子。無臣之子也。正之禮者。猶云。正其禮者。之。猶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

之子是必大吉。高誘訓之爲其是也。此下云云。又申說臣之子之義。謂其身朝王者。其妻必朝后。其子必朝王太子。是乃所謂臣之子也。因多衍字。故文譌難讀耳。

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

樾謹按威王在簡公之後。不應先言威王之彊。而後言簡公之殺。與上下文皆不一律矣。大戴記文與此同。惟說苑尊賢篇作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則與上下文一律。或賈子原文也。無宜治之民。

樾謹按上云無常安之國。則此當云無恆治之民。恆與宜相似而誤。說苑尊賢篇。正作恆字。當據訂正。使天下之俗。失明尊敬而不讓。立後義。

樾謹按俗字絕句。明疑所字之誤。失所尊敬而不讓七字爲句。盧校於失字絕句。而解明尊敬爲明知所當尊敬。義未安也。吉府本作失開尊敬。尤誤。

